

任主根鈍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社之會花



姚玉英

卷一第

期五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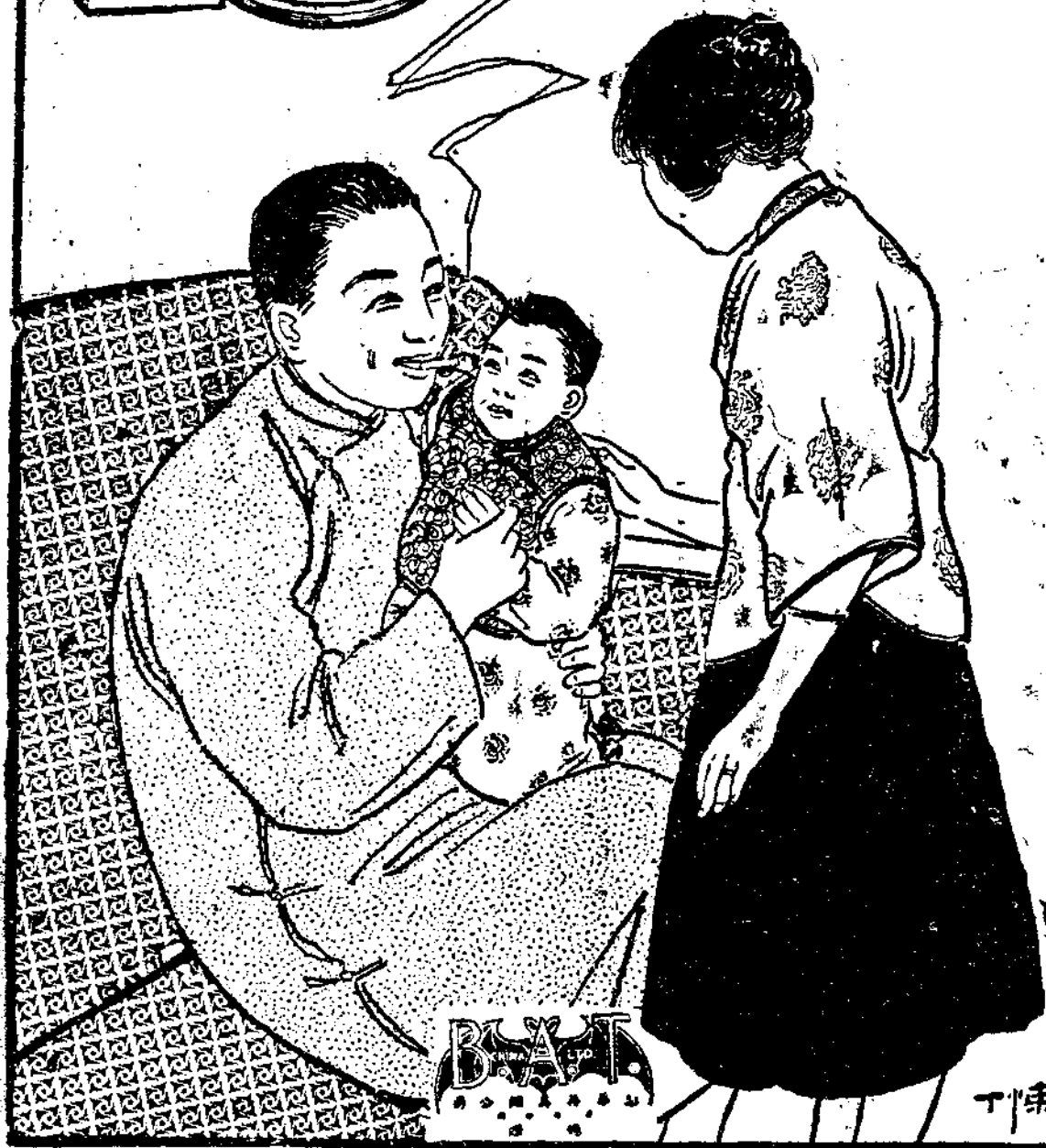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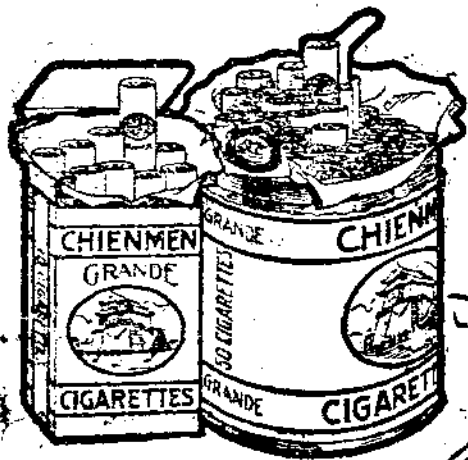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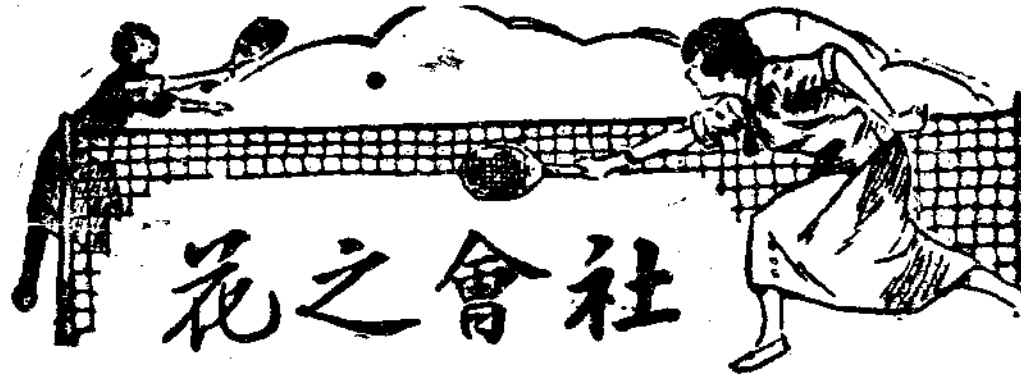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花之會社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名畫家丁悚新年戲作「窮財神」

鈍根題「窮財神」詞

名伶梅蘭芳之天河配攝影

坤伶高玉儂時裝小影

北京著名坤伶于紫仙之小放牛攝影

沙場舊夢

賀新年

除夕與外子夢魚聯句

拾慧錄

紐約娼妓的生活

電

恭喜恭喜

羅晴淵

萬娟紅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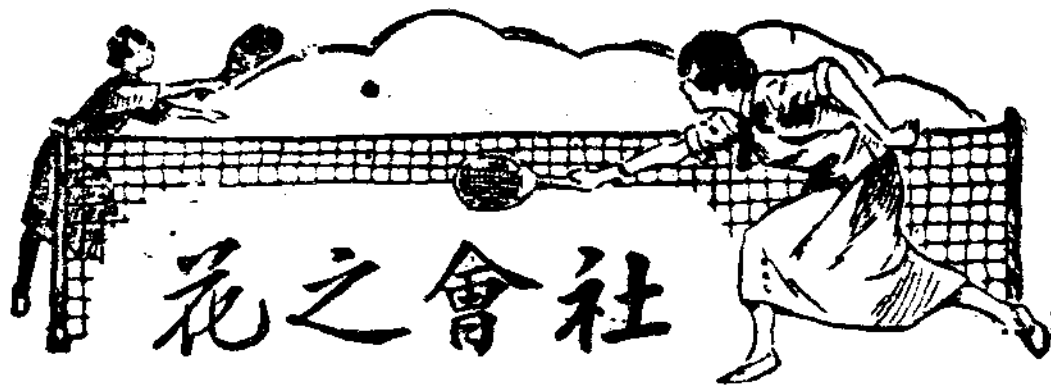
萬娟紅女士

劉麟生

倚虹韻琴 合譯

李公振

少梁



花之會社

.....錄日期五第卷一第.....

姨太太的心.....	丁誰憐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鈍根
虞美人.....	劉麟生
生活的破綻.....	張碧梧
屬垣耳.....	沈雪崖
一飯之恩.....	劉蟄叟
奉和吳蓬萊賜題雲集詩草原韻.....	凌啓鴻
解頤錄.....	建唐
無形的恐怖.....	李允臣
風流罪人.....	張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潘卿須輯
趣詩.....	醉愁



本期有不出名的小說家羅晴淵先生所作沙場舊夢一篇。極有價值。羅先生是一位軍醫。所以生平經歷戰場的情況最多。他寫出來的小說。都是剴切沈痛。不是尋常小說家夢想得到的。讀者諸君。一瞧他這篇大作。就曉得不同凡品了。

劉麟生是約翰三傑之一。文名久著。他現在職業非常之忙。還是鈍根的薄面。要求他撥忙撰稿。給社會之花張目。他纔答應了。所以這期有他的大作。諸君瞧着怎麼樣。總不能算是在下替他吹牛罷。

『神財窮』作戲年新悚丁家畫名



搭搭滴！搭搭滴！
人民窮得搭搭滴。
人民窮，求財神；
不料財神也是搭搭
滴，搭搭滴！搭搭
滴！莫怪甲子新年
不見太陽只見下雨
搭搭滴。

鈍根戲題
不是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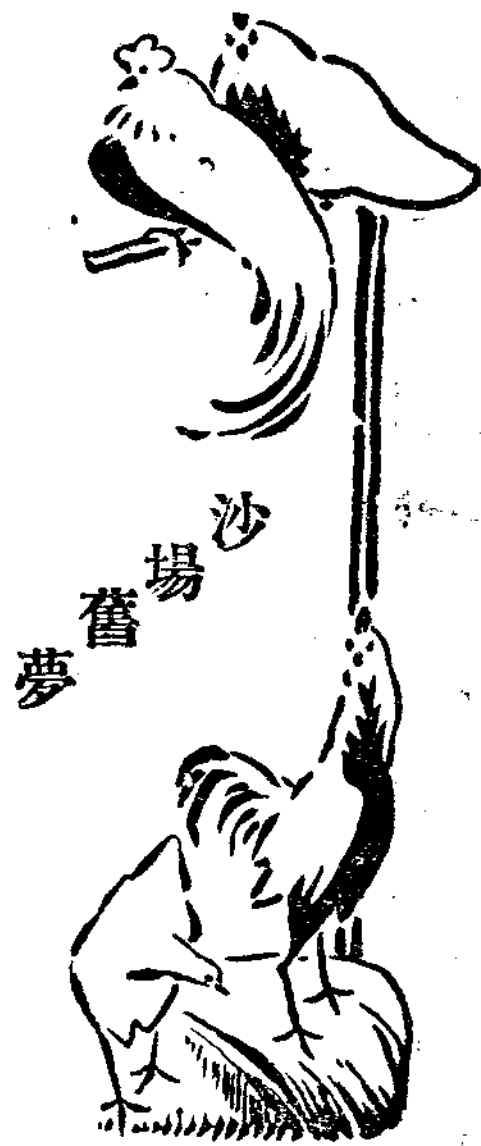
配河天之芳蘭梅伶名



坤伶高玉僊時裝小影



北京著名坤伶于紫仙之小放牛李瀛洲贈



羅晴淵

二二 七個黃昏

向旭初是個富於情感的青年。他常說黃昏一刻是人生最甜蜜最適意的光陰。他和梁嬌女士訂婚。是一個暮春的黃昏。他們倆並肩坐在一片綠陰樹下。執着手纏綿情話。那天邊的落日也敵不過他們倆情愛的熱烈。玫瑰色的晚霞也敵不過梁嬌雙頰的嬌艷。可憐落日和晚霞就都慢慢地隱藏了。只有一鈎新月遮遮掩掩的在流雲中偷窺梁嬌的倩笑。

沙場舊夢

一

他們倆結婚也在一個新秋的黃昏。結婚後的美滿甜蜜。更是不用說得。旭初這一年來。每天職務完畢。就趕着回家。和慈母愛妻同度那快樂的黃昏。

★ ★ ★ ★ ★

這次援鄂動員。令迅雷般的下來。軍中人都恩恩忙忙地趕着出發。旭初也在從征之列。和我同隸第二軍前敵野戰病院。

人生最傷感的事。莫過於家庭骨肉間的死別和生離。當旭初臨出發的時候。他夫人梁媽親送到車站。他們倆那牽衣惜別的情態。簡直無可形容。兩人的淚珠。只不住的在眼中亂轉。都不敢讓他淌了出來。一個生怕碎了愛妻的芳心。一個生怕灰了征人的勇氣。可憐他們倆的心裏。如何的難受。足使旁觀的人也替他們黯然神傷。這是他們倆結婚後第一次的別離。

暮煙繞着樹梢。一陣陣歸鴉亂噪。我們就在這時候離開長沙。惡魔般的火車頭。拖着這許多無辜的人。送到那悲慘的戰地上去。眼見這清淨湖山。又要被那

腥風血雨來。燻染了旭初。倚着車窗。對着蒼茫野景。腦海思潮一起一伏。回想平日。此時。偕着如花伴侶。度那可愛時光。這戰爭一起。又不知要三月五月才可結局。以後的煩惱。光陰如何捱得過去。旭初呆呆的想。四山冥色。慢慢包圍攏來。這是他離家第一個黃昏。

夜半三點鐘。車停在五里牌站。我們下了車。找了民房。稍稍休息。半點鐘後。軍司令部裏。命令下來。是拂曉攻擊。我同石壁達院長。略爲計議。佈置了臨時醫院。命救護隊長。領了二百名救護隊。帶了擔架。先行出發。我又忙着派了幾位軍醫和助手。帶了十來名看護。士兵携了藥包和衛生材料。跟着我們。第二軍第三縱隊的大隊伍。一齊出發。我也携了一具望遠鏡。帶了兩名從兵。趕着前去。夜氣很涼。彷彿不是暑天。全軍官佐。士兵。人人都是雄心勃勃。躍躍欲試。一齊鼓勇前進。約莫走了六七里地。東方微泛白色。猛然那拍碎拍碎的槍聲。送到耳中。知道我們前面。步哨線和敵軍警備線。相接觸了。悲慘的惡劇。開幕了。指揮官各人統率。

部。下。奮。勇。前。進。散。成。散。兵。綫。伏。地。臥。放。前。面。一。帶。山。坡。我。扒。到。半。山。就。遇。着。旭。初。我。却。一。氣。跑。到。山。頂。連。忙。拿。着。遠。鏡。瞭。望。耳。邊。隆。然。一。聲。敵。軍。開。了。一。門。大。砲。空。中。一。股。黑。煙。夾。着。一。團。紅。火。直。向。這。小。山。上。落。了。下。來。我。急。忙。往。山。前。一。滾。恰。到。山。脚。驀。地。裏。震。天。價。一。響。耳。朵。幾。乎。震。聾。我。就。暈。了。過。去。兩。分。鐘。後。我。才。甦。醒。喝。了。一。口。白。蘭。地。定。了。神。再。轉。過。後。山。一。瞧。那。後。山。已。成。一。片。焦。土。彈。丸。爆。裂。的。地。方。却。留。了。一。個。深。坑。有。一。個。步。卒。身。體。完。全。炸。毀。只。剩。一。片。糝。糊。血。肉。不。幸。的。旭。初。也。仰。臥。在。十。丈。外。的。草。地。上。他。靜。悄。悄。的。聲。息。全。無。那。時。我。的。心。中。彷彿。被。亂。刀。刺。着。般。的。直。趕。上。前。檢。查。他。受。傷。所。在。是。被。砲。彈。碎。片。嵌。入。腦。中。可。憐。的。旭。初。知。覺。全。失。只。剩。一。絲。微。息。殷。紅。的。血。漬。透。了。黃。塵。碧。草。我。含。着。一。胞。眼。淚。在。曉。光。中。急。急。替。他。紮。縛。了。創。口。喚。擔。架。送。往。後。方。槍。聲。漸。漸。稀。了。我。還。兀。自。對。着。這。片。血。跡。發。怔。可。憐。這。是。這。回。戰。爭。開。始。攻。擊。敵。人。所。發。的。第。一。砲。旭。初。是。受。傷。的。第。一。人。我。施。行。治。療。的。第。一。遭。

敵人軍事上計畫原定羊樓峒爲第一防線羊樓峒是天險要塞所以敵人警備綫既和我軍接觸放了一門大砲通知羊樓峒他們的要塞防軍後他們警備軍都慢慢退却了那天上午我們隊伍就進攻羊樓峒我們都駐扎羊樓峒

旭初惱受重傷不能再受火車的震動天氣又熱若再送往後方中途必死只得仍舊留在我們臨時病院或者還有萬一希望但是他傷勢過重一直昏睡了四晝夜治療也極感困難因爲他的腦經已受重傷不能受興奮劑的激刺不用興奮劑又始終不能望他甦醒可憐我耗了無窮心血借藥品的力量到第五天的下午把個垂死的旭初的知覺回復過來了六點鐘的時候他清醒了他睡在病床上掙着低澀的聲音和我問道主任這是甚麼所在我道是羊樓峒我們的臨時病院他道羊樓峒嗎我們彷彿不是在五里牌呢哦可是我們前進了麼我說是的他又道那砲彈落下來我沒有被他擊着我答道你雖沒有被他擊着却受了一些微傷是被碎片炸了他道我受了傷麼那裏受了傷說着他那慘白

的面上現出驚皇的神色。似乎要想動彈。我連忙安慰他道：「你別動。你腦部受了傷。已經昏迷了四晝夜。今天是第五天了。你才清醒。千萬不可轉動。靜靜的養着罷。」他道：「今天是我受傷後的第五天。那不是我們離家有六天了麼？怎麼我一點都不覺得這光陰過得這般快。主任外邊是不是下雨呢？怎麼屋子裏這樣黑暗。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我答道：「是在下雨。天快黑了。他聽了這話就說道：「是的麼？咳。這是風雨的黃昏離家的第六個黃昏。臉上現着無限悲感。」

又過了一天。旭初的症象又重。陷險候了他自己也很明白。含淚對我說道：「主任。我是萬難望好的了。我自知腦力脫失。快了。承你看待情同骨肉。只好來生再來報德。我趁這未死前有幾句言語。重托你。我死之後。這惡消息。最好不給我的母親。妻子知道。萬一到那無可隱瞞的時候。務必求你向他們說。只說是我說的。請我母親不要過於悲傷。以免加重我的罪孽。至於我那妻子呢。請他着意珍攝。只要他能殼替我保存他腹中那塊肉。我死就瞑目了。他哽咽着說：「已不能成聲。」

我的心也就爲他碎了。

斜陽戀着旭初的病榻。我和石璧達院長呆呆地守着他。可憐他的神情已經比較一點鐘前大不相同了。將近不能說話了他還掙出一縷微音含糊說道：『七個黃昏』這就是最後的一句話。後來窗外那蒼翠的山色漸漸地模糊了。這片刻黃昏已經過去。旭初挨完了他一生這最後的可愛時光。那蒼白的嘴唇顛了。幾顛就脫離了萬惡的塵世。

鈍根道：羅君晴淵的小說我很佩服。當代諸名家絕少勝過他的。可是全國讀小說的人還沒有曉得。惟有我早在禮拜六上就竭力的替他延譽。好比那位海上說夢人朱瘦菊先生。在禮拜六第二十八期登載他的小說。以前恐怕曉得他小說天才的人很少。所以我要算是第一個佩服海上說夢人的人。讀者諸君如有不信。且請瞧着一年後的羅晴淵先生。是不是行個小說家。

賀新年

曹萬娟紅

光陰過去如同流水一般快。自然界的氣象。又換着一番春景了。可愛的春光已經回來了。那花木有些生機。發出芬芳的香氣。那太陽有些溫暖。放出綺麗的光輝。我們在冰天雪地裏。受那寒威的脅迫。現在得着解放了。得着自由了。恭喜。恭喜。我們羣青社。好像那花木。能夠得着圓滿的結果。恭喜諸同志。好像那太陽。能夠放出鮮明的光輝。

除夕與外子夢魚聯句

曹萬娟紅

紅燈照徹畫堂前。(夢)素菓清殺列綺筵。(夢)笑說今宵須暢飲。(娟)再傾盃酒是明年。(娟)

椒盤圍坐興同賒。(娟)爆竹聲中笑語譁。(娟)翻怪嬌癡諸弟妹。(夢)戲將春酒醉梅花。(夢)



拾慧錄

劉麟生

今人稱姊妹之夫壻爲聯袂。要不如友壻之名稱爲最雅。唐書李德裕惡李漢。以漢之友壻蔣係出之外。按昌黎長女初適李漢。係卽昌黎第三女之夫。

大黃藥名。亦弓名。見史記李將軍列傳。

年來影戲事業。風起雲湧。特影戲一名詞。并非舶來之品。宋人都城紀勝。凡影戲。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演法頗類講史書者。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正貌。奸邪者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也。是書作于宋理宗時代。是南宋時卽有影戲名詞。其制度自迥異耳。

今人稱兵爲丘八。以柝字格出之也。而不知其源甚古。崔鴻十六國春秋。謂權翼夜邀慕

容垂于河橋擊之。垂夜夢孔子墓傍。有墓八。點曰。孔子名丘。八配以丘。兵字也。路必有伏兵。垂以爲然。遂自涼馬台結筏而渡。丘八之名。殆始于此。

古女子以雙字名者絕夥。如唐之薛素素。張紅紅。關盼盼。宋之李師師。明之周小小。固已有口皆碑矣。茲復萃錄若干于左。

王蘇蘇 王蓮蓮 張住住 鄭舉舉 (以上見唐孫棨北里志)

沈翹翹 薛瓊瓊 (以上見宋張君房麗情集)

汪憐憐 孫秀秀 顧山山 趙真真 李心心 于盼盼 魏道道 荆堅堅

(以上見元黃雲箋青樓集)

王英英 卞賽賽 薛素素 (以上見清厲鶚玉台書史)

柔柔 (見吳梅邨集) 細細 (見朱竹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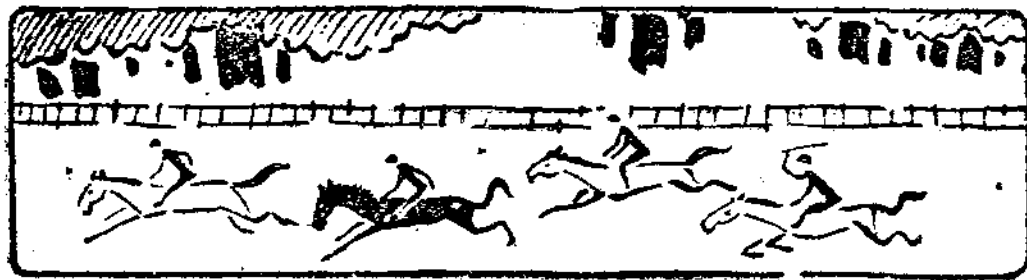
古人諺語之傳于今世者。自當以顏氏家訓中所載爲最多。然遠水不救近火。載于韓非子說林。乃周秦間人通行語也。



紐約娼妓的生活(續)

倚虹韻琴合譯

考她們怎樣去當娼妓。不外乎下列四項問題。(一)家庭問題。(二)婚姻問題。(三)個人問題。(四)經濟問題。家庭問題。大都因被父母辱罵或是和兄弟爭執。一時氣憤不過。跑了出來。遇着了無賴惡少。就此墮入烟花隊中。至于婚姻問題。有的丈夫是無賴。遂被迫去賣淫。個人問題。大都是少女失意情場。先亂後棄。無顏再見人面。除了自盡以外。祇好去操那神女生涯了，至于經濟壓迫。也是女子被迫爲妓之道。據調查所得。有十七個女子在從前當僕婦的時候。每星期祇得五塊多錢。十八個工廠女工。每週祇得三元至七元五角。一百十個商店職員。每週得十塊多錢。她們都說入不敷出。有的不能供給父母。有的不能撫養子女。無法可想。祇得拋棄廉恥。去當那娼妓。于是她們的進款。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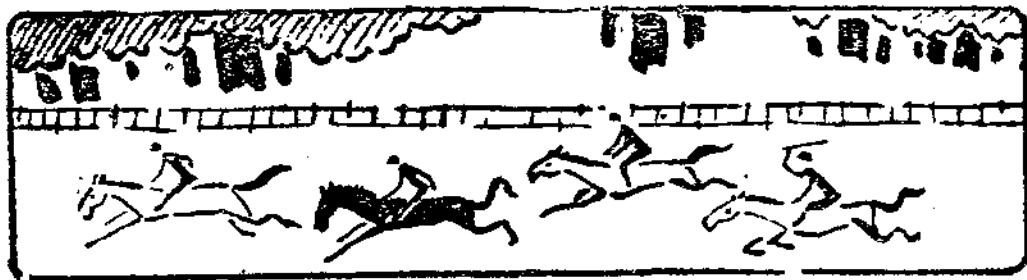
大爲加增了。每星期所得。大約從二十六元至六十八元不等。有四十個娼妓。從前是當女工的。現在每星期可得二十四塊錢了。還有大批當打字員的。現在每週可得五十五塊錢了。

紐約女子爲娼的時候。大都從十四歲至二十一歲之間。有一千一百〇六個娼妓。是在十七歲時賣淫的。有二十五個僕婦。是在十六歲的賣淫的。還有四十個工廠女工。一半在十四歲時就賣淫的。一半在二十二歲。據她們所述。首次賣淫時。情慾上毫無有什麼知覺。不過爲了經濟問題而已。這樣接續爲娼五年。平均計之。大半都要毒發身死無可挽救了。據某醫學家調查所得。一千〇九十七個妓女中。活到三十二歲者。祇有十五人。到三十四歲者十三人。到四十歲者十一人。到四十四歲者三人，到五十歲者三人。餘均魂歸地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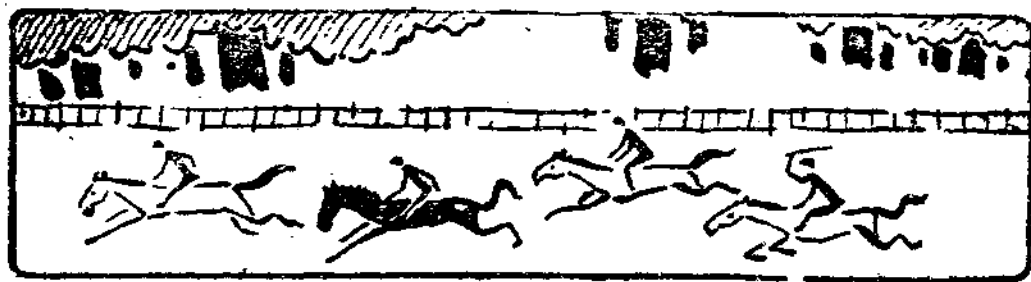
妓女的恩人。那無須說得。便是狎客了。五角妓院中。大都是穿長靴的兵士，汽車夫，清道夫，工匠等。一元至兩元妓院的狎客。大都是每週賺十元至二十五元薪資的小本經濟人，書記，賬務員，侍者，理髮員，成衣匠等。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兩晚。這般人物尤多。尋常妓院裏每家頂多祇有妓十人或十二人。一到這兩天晚上。鴉婦須出外招僱妓女由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還有某俱樂部。在紐約城中很負名望的。裏邊會員。共有五百多人。年齡自二十一歲起至三十歲不等。這般會員。都是喜歡打拳，角力，舞蹈和種種運動等。除了這幾種消遣外。他們便包了好幾家妓院。每逢星期六，日兩晚。這幾家妓院裏的姑娘。都移住到該俱樂部去了。紐約最易受妓女引誘的。就是那般青年辦事員。有好幾千人都從外埠來的。他們既沒有親戚。又沒有家族。孤身隻影的住





在旅邸裏。自然沒有生人樂趣。於是天天晚上。在麥漢登街一帶。尋花問柳。消磨她的無聊光陰。此外各地來的旅客。平均計算。每天足有二十五萬人到紐約來玩耍。除了聽戲，遊公園，海濱眺望風景，參觀博物院和購貨物以外。其餘的旅客。大都做了妓院裏的入幕之賓了。然而要曉得紐約一城。每晚究有若干男子去狎邪。這到很難調查得到的。不過據紐約淫業調查會報告。一萬五千公娼中。每晚往嫖的人。約有十五萬人。平均計之。就是每晚每妓共接狎客十人。

開妓院的欲尋覓相當房屋。那是件很難的事情。不過紐約有種人。專靠代人尋覓妓院房屋為業的。尋到了他便有佣金可得。大約自三十元起至百元不等。還有種人自己租了房屋。然後將屋劃分數處。分租于開妓院者。每月所入。致少在百五十元至二百元





間。他們向人租賃房屋時。並不名言開設妓院。乃冒名頂替。詭稱開設字號。使警署無從啓疑。然而大多數屋主。含着借給妓院可以多收房金。也就和這般替妓院覓屋的人。狼狽爲奸。平常一百元房價的屋子，租給了妓寮。便可得百五十元。麥漢登街有三十八人。共開了二十八家一元的妓院。淫業都很發達。內中有個人。對於創設妓院。最有經驗。同業中都稱他爲野鷄大王的。他一人名下。共有十家妓院。兄姪等都添他料理的。其他每家妓寮有三人合股的，也有四人合股的。這二十八家妓院。分結盈利時。有請會計師或律師的。規模井然。恰和商店一般。要買他們的股票。非屬親朋不可。有某股東將妓院裏的三分之一股票。售給一個朋友。他的票面。祇值九百塊錢。現在竟賣了二千二百塊。比較別的銀行和工廠的股票。還貴得多咧。毋怪他們居爲奇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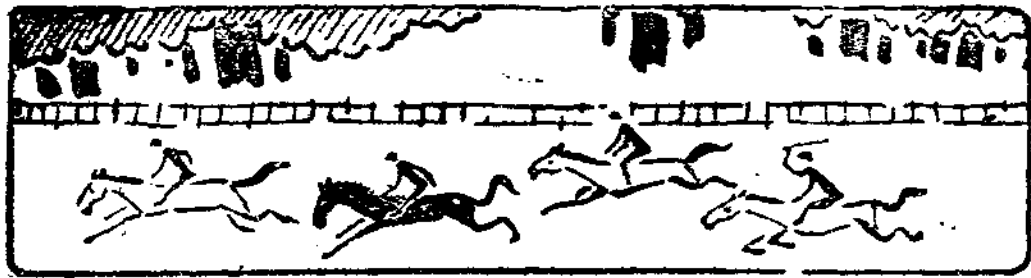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

常抬高價格。然而還有許多人。羨慕妓院股票。這樣容易賺錢。願出重價。還沒有人肯賣掉呢。

有年紐約警察廳長兼審判廳檢察官某氏。竭力從事禁娼。明查暗訪。公私妓院。被彼封閉得着實不少。內中有個妓院股東對人說道。自從妓院被封後。就將賺得的四千八百塊錢。到鄉間去買了一所農莊。後來因為收成不佳。就再到紐約。那時禁娼的命令。沒有從前這樣的雷厲風行了。我乃費了一千二百塊錢。在西二十五街某家妓院。買了三分之一股票。後來不到兩年。妓院裏發生了一件暗殺事情。深恐被當道封閉。就賣給一個友人。竟賺了九千塊錢。等到案情了結。當道並不查究那家發生暗殺妓院。這三分之一股票。竟漲到萬元以外了。

(未完)



門前經過。那個不讚一聲。史督軍的軍容煊赫。軍紀整齊。

砰砰。這不是城外的槍聲嗎。想必史督軍的大隊已同盜匪開火了。

日已西斜。遠遠地又聽得那嗚嗚咚咚。吃吃薩薩的聲浪。從門前傳到耳鼓。

聽人說。史督軍的軍威好盛呀。不到幾個鐘頭。即將股匪擊退。俘獲匪徒數十名。擊落肉票數十名。我軍未損一騎一卒。匪即胆落。四潰。現已遠颺在數百里之外了。史督軍於是實施他那電的魔力。橫豎不用破費一錢。不過電局裏那些電報生倒運罷了。幾天之後。我們在報紙上的公電欄內。看見史督軍

報捷的通電。和大總統的命令。

：某月某日。大股悍匪。逕犯省垣。經本督軍親自督師迎頭痛擊。身先士卒。追蹤進剿。匪不支。已遠颺。擊落肉票若干名。格斃悍匪若干名。當場生擒若干名。奪獲槍械若干支。用去開拔費若干元。某日大總統令：所獲匪黨。着即就地正法。以昭炯誠。該督軍保國衛民。忠勇可嘉。着晉授一等大綬。寶光武狗章。此令。

在這個月裏。督軍出巡的當兒。我們可以看見他老人家胸前。又比從前多了一塊寶光灼燦底勳章。哈哈。我直到此時。聽了城外一個農人來對我講。我腦子裏方才清楚了。原來前回督軍的大隊出城去。

開戰那裏有一個土匪的影兒。却找那些錦雞和野
鴿。開了一場頑笑罷了。怪道敵人敗得那麼快。肅清
得那麼容易。

唉。就地正法的俘匪和號稱擊落的肉票。恐怕就是
侯家堡被匪擄掠所遺下的一班無家可歸底老弱
男女吧。

一天督署的門前。停了一部武裝摩托卡。聽說是兩
個政界上的偉人。特地遠道趕來。挾着一件機密的
消息。來進謁督軍的。

署的會客廳上。果然有兩個衣帽莊嚴的客人。陪
着督軍。好像在那裏密陳一件很重大的事體。鼓着
他們那兩條如簧之舌。侃侃而談。却在那裏儘量發

揮他們嘴頭上電的作用。史督軍就中了他們電的
魔術。不知不覺的心悅誠服。惟命是聽了。當晚遂設
宴爲他們倆接風。一面招集軍警要人。列席兼開祕
密軍事會議——結果——橫豎我們小百姓遭殃
罷了。

不到幾天。又聽得那軍樂洋洋。步武颯颯。一隊隊的
健兒。從城裏出發。

眼簾和新聞紙接觸的當兒。懷然又見着一段駭人
的記載。就是史督軍同鄰省某督。因地盤和權利的
關係。竟互相宣戰了。某軍某處爲第一防線。某軍某
處爲第二防線……

兩軍火線相接的時候。史督軍的那班糾糾干城們

因爲不像前回到侯家堡。剿錦雞野鴿和擒捉難民。那般的容易了。對方的槍彈和砲彈。竟像飛蝗驟雨。般射將過來。他們武人的腳底下。本來都具有很強的電力。史督軍的軍隊。也想就是腳上有電的原故。所以未及交鋒。竟急流勇退。像電溜過電線一般的快法。不到一禮拜的功夫。敵軍已進攻到省垣了。史督軍自戰爭開始以來。他仍然安居在督署裏。日日擁着他那些如花的愛妾。在溫柔鄉裏討生活。享受她那妙曼底情。睜飽嘗她那電波的滋味。這一天。敗耗傳來。我軍節節潰走。敵軍已附郭圍攻。亡在頃刻了。此時他老人家方才像電車脫了電軌一般。星夜棄去督軍的尊榮和千百萬的民脂。闔門的眷屬。

四

祇挾了那個富含電性的愛妾。攜了數十名的衛隊。運起他那腳底下一種強烈的電流。如閃電一般。脫圍逃去。走得沒有多遠。又遇着前回那一班去而復返的強徒。當途攔劫。他所有的衛隊。見勢不能敵。遂背起槍枝。一個個投到賊黨那邊。合夥去了。祇贖下史督軍一人。護着他那活寶似的愛妾。拚命的逃生。不幸天公在當初手造人類的時候。不曾將那強厚的電力裝置在美人的足上。却完全安放在美人的眼裏。這史督軍的愛妾。也就爲了這個原故。所以她奔了不多的路程。她那纖纖妙足。已敬謝不敏。一步也移不動了。遠遠地那夥賊匪。又一窩蜂的追將上來。這史督軍雖然久惑於她那雙勾魂奪魄的電睜。

但。在。這。危。急。關。頭。兩。者。相。衡。到。底。覺。得。性。命。較。爲。重。彈。子。竟。飲。了。美。人。的。香。血。——這。史。督。軍。却。也。揮。了。些。不。得。已。遂。將。他。那。長。年。厮。守。富。貴。不。離。其。身。的。勃。英。雄。幾。點。之。淚。郎。林。君。從。腰。間。請。將。出。來。——電。光。一。瞥。這。無。情。的。結。果。他。的。殘。生。還。是。被。他。那。脚。底。下。的。電。流。救。了。去。

恭喜恭喜

少 梁

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新歷的年關纔過了不久。舊歷的新年又到了。當我們親友見面的時候。那句（恭喜恭喜的老例。是不免的。但是人人都是一般的說。似乎有些不恭。不過是一種口頭禪罷了。而且又不能貼切各個人的身份。也是那無實際的頌祝語。我呢。與各界頌祝。都有各界的切實語。却不是一例的祇說一聲恭喜。待我寫在下面。不知說的對否。

「對於文學家」你老兄嘔了一年的心血。供給我們的智識。便是你還輕一年的文字債。恭喜恭喜。

「對於看社會之花的」你老兄。看社會之花。一期一期好像還債似的。你欠社會之花的債。已經還了三角五分。以後你的債務。也輕了三角五分了。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六

「對於勞動家」你老兄又做了資本家的牛馬一年了。以後便是你少做一年的牛馬。恭喜恭喜。

「對於妓女」你又還了一年的皮肉債了。你的芳容也漸漸的變鶴髮雞皮。這便是表示你到幸福之路。又近一年了。恭喜恭喜。

「對於多妻者」你老兄的姨太太年年都把你的金錢貼給小白臉。這也是你的間接債務過了一年。你的債也輕了一年了。恭喜恭喜。

「對於軍閥家」你年年將同胞殘殺好了好了。從此你短了一年的壽命。也是你榮陞地獄巡閱使。又近一年了。我們小百姓也得少受一年的痛苦了。大家恭喜恭喜。

「對於賄選的總統」你賄選的總統已過了幾個月癮了。如今便是你去謀奪閻王位置的機會又近一年了。恭喜恭喜。



姨太太的心

丁·誰·憐·

一間寢室中滿佈着悲慘的空氣。桌子上。一盃墨汁似的藥。喝去了三分之二。還留着小半盃。一縷一縷的熱氣。正如出岫之雲。兀自在空中旋舞。偶然有些鑽進人的鼻孔。憑你胃口好也。忍不住要起惡心。那盃中的藥。只要嗅了。這股氣味。就能知道。苦不勝言了。無怪那病者。喝不完。咧。床前幾個陪病的人。男的也有。女的也有。

兩個穿旗袍而滿身香氣的。聽說是病者的姨太太。那股觸鼻子的香氣。和盃中苦不堪聞的藥味。嗅着了。令人起一樣的難過。藥味嗅了。惡心香氣嗅了。頭痛。唉。悲慘的空氣中。夾雜了這樣的香氣。藥氣。愈覺不堪過問了。伊病者的女兒。約摸十二三歲。坐在床沿上。低垂粉頸。滿臉愁容。眼眶中的淚珠。在眼皮邊滾。

姨太太的心

一

姨太太的心

二

來。滾。去。一。個。不。留。神。怕。就。奪。眶。而。出。咧。到。底。是。那。裏。和。人。要。好。呢。

父。女。情。關。天。性。的。今。天。和。老。子。訣。別。的。當。兒。還。一。個。年。可。四。十。五。六。歲。的。病。人。微。微。地。張。開。兩。有。些。悲。哀。的。表。示。照。那。兩。個。穿。綳。着。緞。的。姨。太。隻。昏。花。的。眼。睛。向。四。週。望。了。一。望。繼。而。又。閉。了。太。簡。直。如。無。其。事。橫。豎。不。關。她。們。什。麼。事。啊。你。他。不。忍。看。他。的。女。兒。啊。或。者。是。不。忍。看。他。的。兩。活。就。在。這。裏。做。做。姨。太。太。你。死。怕。就。沒。有。別。的。個。姨。太。太。吧。他。的。女。兒。見。他。這。個。樣。兒。以。爲。他。地。方。去。做。姨。太。太。麼。張。家。穿。衣。吃。飯。李。家。也。是。有。語。說。或。是。要。什。麼。東。西。連。忙。把。頭。湊。到。枕。邊。穿。衣。吃。飯。生。了。這。張。鵝。蛋。臉。有。了。這。副。玩。弄。男。輕。輕。的。問。道。爹。爹。有。甚。吩。咐。麼。可。要。東。西。麼。兩。子。的。手。段。還。怕。餓。死。了。不。成。所。以。你。的。生。死。存。個。姨。太。太。也。鶯。聲。燕。語。的。照。樣。問。了。一。遍。那。病。亡。與。你。的。姨。太。太。們。竟。絲。毫。沒。有。關。係。走。徧。天。者。把。頭。微。微。搖。了。幾。搖。表。示。沒。有。甚。麼。話。說。也。下。天。下。的。姨。太。太。總。是。這。麼。樣。的。你。死。了。她。才。不。要。什。麼。東。西。他。的。女。兒。和。姨。太。太。都。領。會。了。去。的。已。經。是。鳳。毛。麟。角。最。少。數。了。有。的。竟。不。等。這。時。候。房。中。又。沉。寂。起。來。只。有。病。者。咽。喉。裏。的。你。死。她。已。去。了。有。的。一。邊。和。你。要。好。外。面。也。在。痰。上。下。不。止。各。洛。各。洛。的。聲。音。和。壁。上。貼。脫。貼。

脫的時辰鐘相酬答。

好一會兒病者忽然大噎。死灰色的臉龐頓時現着紅光。那塊頑痰條上條落時候更覺得近了。他的女兒一見如此模樣急得幾乎昏暈。伊想母親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伊常聽得人說病人臉上忽現紅光是最不好的事。叫做回光反照。就是臨別的通知。伊想到這裏怕極了。伊目不轉睛的望着他。見他一刻不是一刻了。知道他不久了。快要脫離塵世了。這時候伊的淚珠再也不能忍住。早已斷線珠兒似的滾下來。一滴滴落在他的臉上。伊忙把他臉上的淚珠拭去。但是一滴才拭去。一滴又落下了。伊瞧了。

他。一會兒見他咳噎稍止。伊就顛巍巍的慘呼道。爹爹怎樣不舒適麼。有話兒快說罷。我們都在這裏啊。病者兩眼釘住了他的兩位姨太太。仍舊默無一言。他的兩位姨太太多麼聰明伶俐的見他這副樣子。曉得他死快死了。有些不放心。她們捨不得她們。她們倆就趁勢裝出哭泣的樣兒。把絲巾遮着粉臉。走近床邊安慰他道。老爺不要難過。你的病不要緊的。過幾天就好了。陸醫生說你的病還輕呢。他仍搖搖頭。她們倆又說道。我們受你的恩。天高地厚。倘若老爺有甚不測。我們那裏敢有二心。我們活一日。在世界上身體就是你老爺的。現在小姐年紀還。

姨太太的心

四

輕。我。們。好。好。的。服。侍。她。就。是。了。小。姐。是。你。親。生。的。我。們。待。她。好。猶。如。待。你。好。一。般。的。老。爺。放。心。就。是。了。萬。般。事。務。都。有。我。們。在。這。裏。他。聽。了。這。兩。句。話。臉。上。微。微。現。出。了。些。笑。容。把。頭。微。微。的。點。了。幾。點。方。把。眼。一。閉。兩。脚。一。挺。他。竟。放。放。心。心。的。向。不。准。帶。姨。太。太。的。黃。泉。路。上。去。了。

他。一。死。他。的。女。兒。伏。在。他。身。上。號。啕。大。哭。發。瘋。似。的。狂。喊。爹。爹。呀。爹。爹。唉。怎。麼。喊。得。回。來。呢。就。是。他。聽。見。伊。的。喊。或。者。也。不。願。意。回。來。了。因。爲。他。狠。放。心。得。下。呢。伊。的。悲。哀。比。無。論。什。麼。人。來。得。多。愛。伊。的。母。親。三。年。前。死。了。如。今。父。親。又。一。瞬。不。視。了。除。父。親。母。親。之。外。再。有。誰。愛。伊。呢。再。

有。誰。可。親。呢。向。來。姨。太。太。心。肝。寶。貝。的。愛。伊。是。爲。着。有。父。親。在。現。在。父。親。死。了。恐。怕。未。必。真。愛。伊。罷。伊。雖。是。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這。層。意。思。到。底。也。能。想。到。啊。

她。們。倆。見。他。死。了。立。在。一。旁。發。怔。唉。他。出。了。整。千。整。萬。的。洋。錢。買。了。她。們。回。來。又。是。錦。衣。玉。食。的。供。養。他。們。現。在。他。死。了。他。們。只。發。一。回。怔。就。算。罷。了。麼。唉。人。各。有。心。黑。白。不。同。這。兩。位。姨。太。太。大。概。是。多。抽。了。幾。筒。烏。烟。把。良。心。給。薰。黑。了。罷。

喪。事。了。後。不。過。三。日。那。兩。位。姨。太。太。遵。照。世。界。通。例。捲。捲。包。兒。另。覓。主。顧。去。了。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續) 鈍根

▲鈍根對於讀者諸君之介紹辭

翠娜 浙江泉唐人。天虛我生之女公子也。生而聰穎。且承家學。九歲卽解吟咏。余與蝶仙（卽天虛我生）同居上海寶昌路時。女士不過十一三歲。遷至之日。蝶仙欣然造余室。後隨幼童三人。跳躍而入。皆軀高不逾凡案。蝶仙指謂余曰。此阿翠。此阿春。

此阿寶（阿翠卽翠娜。阿春爲蝶仙之姪。阿寶卽蝶仙次公子。今字叔寶。別號蝶蛹。至其長公子小蝶。則先已識余。故不與其列。）余笑而撫之。當時固目爲小孩也。豈知十年後其文學孟晉。乃足爲余師而有餘。孔子謂後生可畏。其信然哉。余猶憶一趣事。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翠娜女士嘗仿其父兄所作豔體詩。中有郎字。蝶仙戲問之曰。汝郎在何處。時女士裁十二齡。應聲還問曰。然則汝之郎又在何處。蓋女士之意。殆謂郎之一字。乃詩詞中點綴之文料。初不必真有其物也。今女士長矣。才華富麗。而能莊重不佻。家居定省之餘。惟以讀書吟詠自娛。積稿數十冊。不輕示人。父母愛之甚。擇婿綦苛。母嬾雲夫人。尤有非宋玉衛玠不許之意。故女士靜處深閨。迄今猶待字也。

附啓 余作諸大名家小史。不過

就余所知。略爲敘述。俾讀者諸君之素昧生平者。稍知梗概而已。至於籍貫年歲。未經質證本人。錯誤在所不免。但望詳悉過余者。來函指正。則饒有興味。益爲讀者所歡迎也。乃前日晶報載有饒一舌所作求疵錄。斥余所述天台山農籍地之誤。竟以挖苦之辭出之。似乎太過。殊不知此特一二字之筆誤。猶爲余所能自知者。若步林屋先生之籍貫。則余向誤爲項城。而是期中適有林屋著作。自述所居爲

開封一冊之中。矛盾顯然。實因林屋之稿。後至。匆匆補入。而奈作先已印就。故不及更改。余料出版之後。必有多人責問。而竟無之。卽彼饒舌先生。專工求疵。亦反略而不

論。殊可怪也。余今懇切聲明。讀者諸君。如肯賜書。糾正余誤。余最爲歡迎。最爲感謝。若以辨難之詞。披露他處。則跡近攻擊。徒傷感情。竊爲不取也。

虞美人

劉麟生

人日後新晴賦

乍晴。便覺。春心動。芳意侵。簾。縫。幾番。輕。暖。又。輕。寒。只。恐。東。風。撩。亂。小。梅。殘。花。前。思。發。人。爭。老。
莫道。遲。遲。好。釵。頭。簪。勝。少。年。情。惜。取。金。樽。和。醉。到。天。暝。

最近出版的

校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編著新穎 查閱簡便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所用。依民國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逐一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而啓閱者之誤會。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獨步。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最新穎……最完備……三版校正的

分類詳註 各界尺牘淵海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三冊 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分(政)(學)(商)(家庭)(普通)五大類。每類又分十餘卷。共有信式一千九百九十二通。內容濶博。各體皆備。與人通信。或雅或俗。皆可隨意採取。信式中間答對照。尤便於學者摹仿。有時令之分。貴卑之別。寫信時只須認定門類。一查即得。而解釋詳明。極利讀者自修。敘法套語。各種稱呼。亦皆有一定之樣式。

生活的破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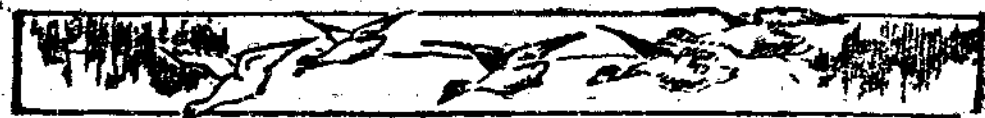
張碧梧

普濟醫院的醫生胡叔文很鄭重的對我道：近來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病流行得十分劇烈。你每天看報大概總曉得罷。我聽了遲疑着道：流行病麼？新近發生的麼？胡叔文道：不是新近發生的。不過近來流行得越發厲害。受傳染的人越發多了。難道你在報上未曾瞧見麼？我道：我到未曾留心。甚麼病呢？胡叔文道：你猜猜看。你

生活的破綻

揀那最厲害的流行病猜。我想了一想道：猩紅熱……天花……爛喉痧……胡叔文不讓我再說下去。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以為這幾種病症是最厲害的麼？其實這幾種病症未發作之前尚有預防的方法。發作起來也尚可遷延一兩天或三四天不等。不致於一時三刻便要人的性命。發作之後尚可想出方法來撲滅。

一





生活的破綻

所以。我。以。為。這。幾。種。病。症。雖。然。危。險。尚。不。能。算。是。最。厲。害。的。至。於。我。所。說。的。這。種。流。行。病。可。真。厲。害。極。了。不。發。作。便。罷。一。經。發。作。立。刻。送。命。往。往。來。不。及。救。治。而。且。沒。有。預。防。和。撲。滅。的。方。法。我。很。奇。詫。道。當。真。這。樣。厲。害。麼。是。甚。麼。流。行。病。呢。胡。叔。文。道。這。流。行。病。叫。做。自。殺。症。——。是。我。私。擬。的。名。稱。——。我。說。了。出。來。你。總。可。明。白。了。你。看。報。紙。上。面。不。是。常。有。某。某。自。殺。的。新。聞。麼。從。前。原。也。常。有。這。種。事。不。過。我。想。決。沒。有。現。在。這。樣。多。現。在。幾。乎。難。得。一。天。沒。有。有。時。候。一。天。有。好。幾。起。呢。這。樣。看。來。自。殺。症。的。流。行。近。來。不。是。越。發。劇。烈。了。麼。我。道。這。話。不。錯。近。來。自。殺。的。

二

人。果。然。很。多。胡。叔。文。道。我。再。有。一。個。證。據。我。們。醫。院。裏。在。最。近。的。一。個。月。中。送。來。救。治。的。自。殺。的。人。足。足。有。二。十。多。個。別。家。醫。院。裏。當。然。也。有。我。們。倘。去。實。地。調。查。一。下。子。我。敢。說。那。總。數。必。然。十。分。驚。人。呢。因。此。我。便。得。着。一。個。疑。問。人。生。在。世。不。問。男。女。老。少。不。問。貴。賤。貧。富。自。然。沒。有。情。願。死。的。更。沒。有。情。願。自。殺。的。然。而。近。來。自。殺。的。人。竟。會。這。樣。多。這。是。甚。麼。道。理。呢。我。被。好。奇。心。的。激。動。便。拿。定。主。意。把。送。到。我。們。醫。院。救。治。的。自。殺。的。人。當。做。我。的。研。究。資。料。在。這。十。日。之。中。居。然。被。我。研。究。明。白。了。原。來。大。多。數。的。原。因。都。是。為。着。受。生。活。的。壓。迫。萬。分。無。奈。情。願。忍。受。

一時的猛烈痛苦好早的和生活脫離關係。免得受他的無法抵抗的壓迫就不自殺將來也得壓迫死的胡叔文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我正要接下去說他已很懇切的繼續說道既然做了一個人便都有生活生活的狀況雖然各人不同但現今因受生活壓迫而自殺的人既多便可見普通的生活委實比較從前艱難了委實一天比一天艱難了所以我們對於這一種自殺的事情不能祇認做是他個人的生活問題實在是羣衆的生活問題也便是社會問題啊我道不是麼胡叔文又道在這十天中給我當做研究資料的那些自殺的人中等社會

生活的破綻

的也有下等社會的也有如今我揀幾起講給你聽你道好麼我連聲道好請講罷我在這裏洗耳恭聽

胡叔文開口說道在一天的早晨我從家裏來到院中剛正坐定外面便抬進一個病人來說是吞鴉片烟尋死的我忙上前瞧看見他神色雖已大變但尙可救治便趕忙配好藥水灌了下去我再看他年紀約有三十多歲五官端正衣履都很整潔暗想他爲甚麼尋死呢或許家庭中有甚麼變故罷他服下藥水後隨即嘔吐了一陣又過了一會我見他神色已經復原料定已無妨礙便坐在他身旁問他道你年紀尙





生活的破綻

輕。又。不。像。是。窮。苦。人。爲。甚。麼。要。輕。生。自。殺。呢。他。並。不。回。答。我。却。反。問。我。道。是。你。救。活。我。的。麼。你。救。活。了。我。的。命。我。原。很。感。激。你。不。過。從。此。以。後。我。不。知。又。受。要。多。少。痛。苦。了。他。說。這。話。時。臉。上。露。出。十。分。痛。苦。之。容。我。又。問。他。究。竟。爲。甚。麼。自。殺。的。可。能。告。訴。我。聽。麼。他。沉。吟。了。一。下。道。橫。豎。這。也。不。是。醜。事。告。訴。你。也。無。妨。你。說。我。不。像。是。窮。苦。人。我。本。來。不。是。窮。苦。人。啊。我。是。一。家。商。店。的。經。理。月。薪。雖。祇。有。二。十。多。元。但。分。紅。等。等。每。年。也。有。五。百。元。光。景。我。家。理。人。口。很。簡。單。祇。有。一。個。妻。子。和。一。兒。兩。女。每。月。的。開。支。總。在。三。十。元。左。右。每。年。有。五。百。元。的。收。入。論。理。很。是。寬。裕。

並。可。有。些。積。蓄。了。誰。知。大。大。的。不。然。我。既。身。爲。經。理。自。然。非。交。際。不。可。每。月。裏。都。有。許。多。酬。應。不。是。東。家。娶。親。便。是。西。家。做。壽。現。在。的。人。眼。光。又。大。把。一。兩。塊。錢。看。做。一。兩。角。錢。還。不。如。送。起。禮。來。總。約。在。兩。元。以。上。應。酬。場。中。又。要。鬧。着。賭。錢。叫。局。我。若。一。定。不。肯。人。家。笑。我。迂。腐。還。是。小。事。他。們。因。說。我。迂。腐。不。免。和。我。冷。淡。感。情。一。生。疎。以。後。有。來。往。的。交。易。時。便。生。出。許。多。隔。膜。不。能。順。手。因。此。我。祇。好。敷衍。他。們。可。是。我。每。年。的。收。入。倒。有。一。大。半。送。在。這。裏。頭。家。用。自。然。着。實。支。絀。了。我。妻。子。因。起。居。飲。食。一。樣。不。能。稱。心。雖。不。和。我。吵。鬧。却。常。常。在。我。面。前。說。些。怨。恨。的。話。

兒女們又常常站在我身旁先親親熱熱的叫
我幾聲接着便要我替他們做新衣裳買些零
食但是我那有餘錢呢我又是羞慚又是憤恨
精神上真有說不出的痛苦我又常想在十年
前我是一個小夥計每月祇有十元的薪俸那
時候我雖未娶親生子但父母在堂人口和如
今差不多到過得舒舒齊齊現在收入增加了
許多怎麼反而不夠用呢這實在是生活太艱
難呀但照現今的情勢看上去將來的生活恐
怕比較現在更要艱難可是我己做了經理升
無可升收入也無可再多想想將來怎麼過得
下去因此我越想越怕越覺得前途危險自己

生活的破綻

實在沒有能力去應付便顧不了妻子兒女決
定自盡而死脫離了這個世界生活縱再艱難
便可不關我的事了偏偏你又救活了我大概
我受罪的日子尙未滿罷
在這一天的午後又有一個自殺的人送進來
了那人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是吞服紅燐
的我把他救活之後因為要解答我的疑問自
然又問他自殺的原因了他說他是一位省立
學校的教師照省教育所頒布的章程他應該
每月有三十六元的薪俸但是近一兩年來從
未如數領到有時候領到五成有時候領到三
成有時候竟分文領不到但是不能因為祇領





生活的破綻

到五成的薪俸。生活費用便隨着減少一半。更不能因為未曾領到薪俸。生活便暫時停止。等到領到時。重行開始生活。既然不能試問。怎麼維持這生活呢。他又說他自己正在年輕力壯。縱然忍受些飢寒。原不打緊。但他尚有五十多歲的老母。身上不能穿煖。肚裏不能吃飽。他真個傷心極了。他很想兼一個職務。每月好多掙幾個錢。也不無小補。無如現今社會上各處。都是人浮於事。要尋一個相當的位置。比登天還難。而且學校中的功課又多。竟不能夠分身。真是無可奈何了。他在這萬分憂悶的時候。不由得又想到了將來。將來總要娶妻生子的。將來

的生活自然更是困難。而自己的收入。能不能夠加多。却毫無把握。萬一那時候的收入。仍和現在一樣。生活上豈不是格外困苦了麼。他這麼一想。又非常的失望。便自己問自己。道。人生在世。都應該過這種生活麼。倘不是都應該的。他自己過這種生活。不是太煩悶了麼。不是太乏味了麼。與其活着受苦。倒不如死了乾淨。於是他便下了自殺的決心。他也會想到自己。死後老母怎樣呢。不過他雖活着。老母又怎樣呢。同一個捱凍受餓呀。他把他自殺的原因講完。後忽又憤憤的問我。道。你爲甚麼要救活我呢。後來又送來一個自殺的人。却是一個婦人。我

想伊自殺的原因諒必不關生活問題或許是家庭問題戀愛問題罷我把伊救活後正要上前去問伊一聲不料伊先問我道你既有本領救活我爲甚麼不救活我丈夫呢我道難道你丈夫已死了麼伊哭着道是的尙未曾入殮呢他也是服毒死的他在甚麼時候服的毒我們不曉得等我們曉得了正要請醫生他已經死了我道我想你必是見他已死便也服毒尋死了但是他爲甚麼死的呢伊恨恨的道都不過因爲這窮日子過不下去罷了我道他向來做甚麼生意的呢伊道他是在一家公司裏辦事每月倒也有五十元的月薪祇是家裏的月度

生活的破綻

外面的酬應這區區五十元總是不敷用每月都有虧空不得已祇得拿衣服首飾去典當舖且敷衍着祇是敷衍過這一個月下個月裏虧空又來了非但沒有錢去贖當更要拿了去當因此我嫁給他不到三年工夫我們結婚時的衣服首飾一齊都當完了他公司裏的定章每逢年底都得加四元的月薪在公司一方面以爲是加惠同人仁至義盡其實現在的生活程度自逐日增高的每年增高的生活費用何祇一二十個四元表面上是加了四元實際上何濟於事呢我因爲心中非常急悶嘗對他道你總要想方法纔好否則祇靠着這五十元怎





生活的破綻

麼支持得下去呢。他道：平心而論，在現在這種社會上，能個每月賺到五十元，已不是容易的事。了。祇怪生活程度太高，這有甚麼方法想呢？我道：那末，應該人人都和你一樣窮了，怎麼也有許多人，仍然很闊綽呢？他道：考實說，除掉那班富家公子、資本家等等以外，祇靠能力賺錢的人，大概都有生活太難的感想，都有難以支持的形勢。外表的闊綽，算甚麼呢？我道：生活程度太高，這話果然不錯，但是，你不會多幹些事，多賺些錢麼？他道：這話談何容易！生活程度既日見增高，而賺錢又一天難似一天，因此我們靠賺錢生活的人，便好似被兩面夾攻，有說不

八

出的痛苦呢？在我們談話後的四小時，他使毒發死了。大概因為和我談了一回，引起他的傷心來了。我想他活着時，生活尙且艱難，他死了，我拿甚麼生活呢？便也服毒自盡了。我要說的第四個自殺的人，却是我的熟人，他姓王，名叫國鈞，先前是在一家工廠裏當書記，月薪祇有二十元，家中有妻子兒女，他生活的艱窘可想而知了。去年秋天，他廠中的同事們，因為這一些菲薄的月薪，實在不能維持生活，便聯合起來，舉出幾個代表，向廠主要求加薪。他便是代表之一。廠主起初不肯答應，後來紛紛擾擾鬧了許久，廠主纔答應照原薪加十分

之。二。他。便。每。月。多。了。四。元。其。實。這。四。元。和。他。的。艱。窘。生。活。毫。無。裨。益。反。而。在。廠。主。的。心。中。種。下。一。個。惡。感。他。勉。強。敷。衍。着。敷。衍。到。今。年。他。覺。得。萬。分。敷。衍。不。下。去。了。便。託。了。許。多。人。想。另。外。尋。一。個。月。薪。較。多。的。位。置。祇。是。現。在。尋。事。何。等。爲。難。他。忙。了。許。久。毫。無。眉。目。這。消。息。却。傳。到。那。廠。主。耳。朵。裏。去。了。怪。他。心。有。外。務。不。能。忠。於。其。事。便。歇。掉。他。的。生。意。其。實。廠。主。是。挾。嫌。報。復。啊。他。新。位。置。未。會。尋。到。反。失。掉。了。舊。位。置。兩。頭。落。空。便。成。爲。失。業。之。人。生。活。的。艱。窘。更。是。不。必。說。了。但。是。他。會。見。我。時。却。說。道。我。一。時。失。了。職。業。並。不。發。急。遲。早。總。可。尋。到。的。但。眼。看。着。生。活。程。度。

生活的破綻

這。樣。繼。長。增。高。却。非。常。害。怕。因。爲。縱。然。尋。到。了。職。業。也。祇。有。那。一。些。月。薪。怎。能。應。付。這。生。活。呢。這。樣。一。想。對。於。前。途。不。但。是。害。怕。而。且。非。常。失。望。了。當。時。我。也。會。勉。慰。他。一。番。但。他。見。了。我。的。面。都。是。這。樣。說。法。我。心。中。暗。想。他。抱。着。這。類。喪。的。意。念。很。是。危。險。呢。果。然。在。前。兩。天。的。早。上。他。的。家。人。把。他。抬。到。我。們。醫。院。裏。來。了。說。他。服。了。毒。物。了。我。趕。忙。把。藥。水。灌。下。總。算。把。他。救。活。了。他。又。問。我。道。承。你。的。盛。情。救。活。了。我。的。性。命。但。是。誰。有。方。法。救。濟。我。的。生。活。麼。既。然。沒。有。我。怕。我。的。生。活。仍。舊。要。逼。得。我。走。上。死。路。罷。

胡。叔。文。說。到。這。裏。吐。了。兩。口。氣。又。道。我。所。說。的。



生活的破綻

這幾個自殺的人都是中等人物因為社會上的中等人最多中等人的生活差不多可以代表社會狀況的這幾個入當中雖有男有女但都是自殺的是因不堪忍受生活的壓迫而自殺的可見現今生活的艱難真是萬分厲害我想若不趕快補救儘着這樣下去勢必致於善良的人都忍痛自殺奸惡的人都挺而走險那時候社會上難免有大大的混亂罷祇是這問題很大要補救又談何容易呢他說完了兩眼直望着我大概是盼望我發表甚麼主張但是我祇覺得中心刺痛一句話也說不出咧

君喜歡社會之花麼

破天荒底大贈送

社會之花一書。鮮豔美麗。萬眾歡迎。誠不愧名為社會之花也。但尙有一物。可稱為社會之花者。其物為我國。即萬人最時髦之消遣品。為新家庭必不可少之點綴品。即萬國郵花也。按珍藏郵花。增識廣智。其益無窮。乎近來搜集郵花者。日多一日。試觀新人物之國中。或索。初集郵花者。多。洵亦可稱為社會之花矣。本社為歡迎。立即有各國郵票十種及實品目錄一冊奉贈。以冀普及。如用新郵票代洋須五十三分。倘蒙寄下大洋五角。一十種之多。定價之廉。無出其右。至於各式圖案。尤覺怪陸離。如粘入簿冊。可供案頭玩賞。如裝以鏡架。可資室中點綴。如作為禮品。贈送戚友。則古色古香。而別開一定必受人青睞。機會難遇。欲購從速。(來函請粘貼半分四分及一分半之郵票最妙)

中國蘇州蔡匯河頭五洲郵票社啓

如承 賜購五十種品者當附贈品一份可

贈品券

免剪此券惟請聲明是社會之花廣告為荷



屬垣耳

沈雪崖

有一天。下走有些小事。到金陵去跑上一躺。寄宿在下關某旅館內。晚餐一過。因為路途勞頓。身體覺着有些疲倦。剛要解衣就枕。忽然聽得隔壁房內有兩個操着湖北口音的男子。正在那裏開秘密談話。甲道。這事情我委實有些不

明白。究竟什麼樣闖出這樣禍來呢。乙道。你真在那裏做夢呢。像這樣天大的岔子兒弄出來了。還說有些不明白。今天清晨不是我約你溜之大吉。恐怕這時候的你已經做了鎗下之鬼咧。甲又接着問道。但是老張怎樣有這大胆。竟敢

請呂老吃起衛生丸來。乙道。這原是爲着我們那個話兒呀。你且慢慢的讓我講給你聽吧。當出事那天。呂老因為幾夜不在他第三個愛妾紅英那裏住宿了。這天恰巧買了一套很時髦的外國緞子衣料。他老人家興匆匆的親自拿到

廳房裏。想去獻一獻殷勤。博她一個歡喜。誰知走至房門口。見門兒虛掩着。呂老以爲紅英尙未起身。就輕輕的把門一推。剛踏進門檻。只見老張正在那裏同紅英開幽會呢。說到這裏。忽然咳了一聲嗽。聽他把茶杯響了一響。又策的劃了一根火柴。半晌。又繼續說道。你想。呂老眼見老張姦了他的愛妾。這一般心頭之火。那裏還按捺得住。正想回身拿手槍。結果老張誰知老張吃了這一大嚇。也顧不

得什麼了。就此先下手爲強。舉起勃郎林。對正呂老胸口。飛了兩彈。醫生把呂老傷口看了之後。繃着眉頭。搖搖頭說道。血流多了。恐怕沒有救了吧。你想。呂老如果真的因鎗傷而死。以他這樣聲勢顯赫的大軍閥。又不可以同平民小百姓一般。無聲無臭。馬馬虎虎的隱密着過去。如其把這聲息傳了出。去。他的名譽。豈不是完全掃地了嗎。後來還是紹興的周秘書長來得乖巧。想出個絕妙的計劃來。趁

呂老尙存一息的時候。叫大家攙扶着。自己握了呂老的手。很迅速的寫了一紙絕命書。那絕命書的內容。同今日那些蒙着假面具的憂國之士一般。還說上許多官面堂皇的話呢。老張把呂老打倒之後。莫非把這事告訴了你。叫你趕快溜之大吉的嗎。不然。你何以知道這樣詳細。來約我一塊兒逃亡呢。乙聽了甲這幾句問話。不覺帶着怒聲答道。吓。你真是個書獃子呢。你想。這鎗

聲發了之後。外面的護兵早已得信。見出了這天大的事。不用說。自然不放走老張了。就此把他們這一對野鴛鴦。赤裸裸的綁了起來。更用了許多慘刑。老張因為我和你都是姦紅英的一份子。死了他一個。如何甘心。所以把你我兩個也招在其內。本來我們倆早給他們拿住。與老張同做槍下之鬼。周秘書因為記着他在城隍廟裏擺拆字攤的時候。我們倆把他荐給呂老身邊做個秘書的提拔之恩。

屬垣耳

一得了這緊急消息。馬上暗中差人關照我。叫我們倆趕快……這時候約摸有午後二點鐘光景。下走委實心神疲倦之至。所以就此朦朦朧朧的睡了過去。他們以下講的話。我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清晨起來。打開新聞紙來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專電欄內和國內要聞欄內。都登着一段驚心觸目的新聞。大意說。某省督軍呂某。因悲時局。於昨國事日非。頓萌厭世主義。於昨

夜開槍自殺云。

這要聞之下。還用了銅版影印着某督軍的絕命書呢。

●世惟至情之美人。能以慧眼識真英雄。亦惟真英雄能識至情之美人。

●多情。人冷若冰霜。因其情蓄諸內。若笑容可掬。口口聲聲。鄉鄉我我者。則其情必不久。

天生文章。山水花月。專為名士美人而設也。非供彼俗子之把玩也。

三

最新出版

公文研究法

◀ 全書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本書依據現行之公文程式令編訂。最合現時應用。凡公文上規定之名類。及公文之性質。皆詳為解釋。所載各種公文。精細選擇。文法格式。均可觀摩。並附公文用語。及公文須知各一編。為起草公文時必須研究者。盡善盡美。且新穎詳備。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印行

最新編著

訴訟研究法

◀ 全書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訴訟之勝負。視乎訴狀之強弱。故訴狀為國民必要之知識。本書對於訴訟之措詞。訴訟之手續。反覆推攷。分門別類。言之綦詳。得此一書。可以左右是非。顛倒皂白。為生命財產之唯一保障。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出版



一飯之恩

劉·蟄·叟

天津法租界大四面鐘轉角處。有一三層樓屋。洒掃至爲潔淨。門榜銅牌曰。穆德大律師。臨街諸室。窗戶悉嵌玻璃。內障繭綢單幔。室中陳設。華麗無倫。以外狀觀之。可知屋主擁資甚厚。實則下層爲某工程師住宅。穆德律師事務所。乃在第三層樓。屋僅兩楹。拓其大者爲公事房。几榻數事。凌雜不齊。地氈雖厚。顯已黯淡不辨花紋。惟架上尙列法律書多冊。似以此爲其職業之商標。梯口有小屋半間。一新來書記。據

高榻獨坐。時時翻閱門籍。見上禮拜中。客僅一人。曰吳蓮池。來凡兩次。此外更無他客。閱竟掩卷。枯坐。狀至無聊。俄聞有人拾級登樓。書記大樂。以爲涉訟者至矣。詎來者爲一郵差。出一灰色函置几。瞥然復出。書記大失所望。以書上主人。律師略一寓目。擲諸字籠。攢眉問曰。無客耶。曰。無律師。曰。今日安能無客。汝但留心何應可矣。書記將信將疑。鞠躬自退。忽聞履聲。一西服男子入。高冠素領。狀若貴紳。出名刺授之。曰。趣白律師。書記視名刺。爲吳蓮池。心念主人所識者。僅此君耶。囁嚅問曰。先生是否涉訟。請語我案由。吾將署狀。客曰。君勿絮絮。但白主人足矣。書記不敢更問。款扉低啓曰。吳蓮池先生造謁。律師命肅

客入旋闔其扉。喁喁小語。似有所商。梯際履聲復作。書記引領凝望。見一時裝少女。長眉入鬢。媚眼承額。顧視莊嚴。望而知爲大家之閨秀。款步登樓。和聲問曰。此爲穆德律師事務所耶。書記鞠躬承諾。女啓其華麗之絲囊。出一小名刺曰。吾應召來此。幸爲代白。律師書記竊窺女臂。圓嫩如藕。約以珍貴之手錶。閃爍作光。私念果與此玉臂接觸者。或將竟體酥融。因敬謹捧其名刺。重若不勝。女見狀。微哂似憐其愚。俄聞律師操生澁之華語曰。肅女士入。書記趨出啓扉。女見一鈎鼻翹髻之西人。起自座間。指榻延坐。知爲律師。略與點頭曰。穆德先生。吾姑氏吳夫人遺產託君處分耶。穆德曰。然。女見有生客在座。因曰。吾意宜

與先生獨對。不應使外人預聞吾事。穆德曰。無傷也。此爲吳蓮池君。卽承審是案之法官。幸女士縷述其家世及生年月日。因條舉詳詰。女對答無訛。穆德一筆諸記事簿。女曰。尙有他事見詢否。穆德曰。足矣。惟女士雖名杜麗華。是否果爲僑居舊金山吳夫人之姪女。卽承受遺產之第一人。吾尙宜詳細調查。翌晚十二點鐘以前來此簽字。逾限則遺囑將失其效力。語時與吳蓮池互擠其目。似發一無線電。暗中照會。蓋此僞稱法官之吳蓮池。卽吳夫人族子。具有襲產資格之第二人。彼少女又烏知者。書記心涎女美。方自鑰竇潛窺。瞥見二人擠目作醜態。駭曰。是胡爲者。此二憾乃敢褻瀆天人耶。忽聞有極重足聲。逐漸

登樓私念。又一涉訟者。至矣。胡今日來客。獨多急急。迴身探望。見一下等人。濃眉如帚。額覆灰色。軟帽自指。其鼻曰。吾爲履肆工人。律師定製革鞋。招我量其足度。書記驕之曰。吾主人方款尊貴之女賓。何暇面汝。濃眉者譁曰。吾光陰寶貴。安能虛此一行。律師呼問誰何。書記曰。革匠來爲主人量履耳。內曰。入之。濃眉者聳肩趨入。出帶尺。徐度。律師躡趾而眼光專注。美人幾欲透膚而入。熟視良久。起謂律師曰。依此尺寸製履。當無貽誤。語時。左努其唇。律師亦如式回答曰。是安能誤。趣製勿濡。吾需履急也。濃眉者既出。女亦興辭。律師諄囑曰。女士勿忘。明日夜中十二時之約。遂起立。鞠躬送客。須臾。機聲軋軋。少女已款步登

車。彼可憐之書記。尙在癡倚樓闌。遙窺倩影也。讀者當知津市有公共租界。曰三不管。劇館青樓。望衡對宇。賸以博場酒肆。恣人行樂。笙歌徹夜。車馬喧騰。凡大腹富商。執袴子弟。一蒞是間。輒爭啓其腥穢之錢囊。任情揮霍。質言之。此繁華街市。特一絕大之銷金窟耳。距下天仙舞台不遠。有一小餐館。門臨鬧市。玻窗中徧掛臘腸醃肉。尤有罐頭食品。堆積如山。是時餐客麇集。座無隙地。一落魄青年。徘徊門外。面有饑容。惟衣履敝而弗污。且十指白。皙面目清癯。知其入必非生而貧賤。彼聞酒氣肴馨。兩足似爲吸引。伏窗探望。見一胖髯甫盡龍蝦。又嚼炙鷄。釀鴨。刀叉并舉。健啖如狼。少年饑火中燒。急自衣囊出紙裹啓

視○僅○羊○蹄○骨○一○斷○筋○殘○齒○碎○若○珍○珠○摸○索○得○鹽○屑○少○許○慎○慘○骨○髓○以○舌○尖○吮○舐○不○已○迨○鹹○味○都○盡○尙○不○忍○遽○棄○裹○納○衣○囊○中○張○其○苦○眼○窺○人○飲○啖○俄○有○黃○髮○小○女○挾○一○跛○狗○佺○僮○至○見○少○年○伏○窗○內○瞰○牽○衣○問○曰○先○生○內○間○何○事○者○少○年○曰○諸○人○飲○酒○食○肉○耳○小○女○張○吻○欣○羨○曰○彼○果○食○肉○耶○因○亦○跂○足○面○窗○饑○涎○欲○滴○跛○狗○望○見○醃○肉○隔○窗○苦○舐○玻○璃○肆○人○瞥○見○慮○饑○犬○毀○窗○竊○食○握○杖○作○勢○厲○聲○叱○逐○少○年○急○挈○小○女○趨○就○石○階○略○憩○小○女○饑○疲○已○極○倚○懷○假○寐○跛○狗○亦○蜷○臥○而○呻○頃○之○少○年○乞○得○一○臙○餅○不○忍○獨○食○擘○餅○爲○二○與○小○女○分○享○和○聲○問○之○曰○孺○子○無○父○母○耶○曰○無○又○問○夜○棲○何○所○曰○吾○與○跛○狗○就○簷○下○露○宿○耳○少○年○嘆○曰○吾○亦○無○家○惟○與○

河○北○破○廟○老○僧○善○允○我○於○鐘○樓○下○榻○汝○往○依○我○可○矣○遂○攜○小○女○沿○馬○路○向○北○而○趨○俄○抵○一○牆○角○隙○場○有○數○人○席○地○喝○雉○以○小○石○子○壓○紙○幣○數○張○爲○博○注○博○徒○方○聚○精○會○神○注○視○骰○盆○跛○狗○乘○諸○人○不○備○竊○脚○紙○幣○上○其○幼○主○小○女○持○示○少○年○曰○此○數○紙○得○諸○狗○吻○能○否○挾○以○易○糖○少○年○狂○喜○曰○此○爲○市○面○流○行○之○鈔○票○可○購○精○美○食○品○甯○止○易○糖○因○同○赴○食○肆○選○購○罐○頭○數○種○佐○以○菓○醬○蛋○糕○之○屬○出○紙○幣○擲○案○轉○身○欲○出○肆○人○審○視○曰○此○爲○僞○幣○吾○將○繫○汝○付○有○司○少○年○大○恐○棄○物○挾○女○而○奔○肆○人○追○呼○捉○賊○巡○警○聞○聲○馳○至○知○逃○者○爲○行○僞○幣○之○宵○人○將○捕○送○警○廳○科○罪○少○年○崩○角○乞○恕○曰○幣○非○我○有○此○跛○狗○不○知○從○何○處○啣○來○吾○已○兩○日○不○食○得○錢○卽○

欲市物療饑。不料其爲贗鼎也。小女亦張淚眼曰。警察先生乎。此紙果得諸狗物。惟吾狗亦非行竊。或啣自垃圾堆中耳。警察叱曰。汝小物亦打誑語耶。吾將立碎汝。顧切齒。猶視舉杖且下。小女抱首長號。少年呼曰。勿爾刀鋸。但加吾頸。幸勿苦此孤兒。紛囑間。一汽車馳至。車中有華服少女。見狀大驚。下車慰問。見少年面容誠懇。吐屬溫馴。知非市井無賴。不忍其無辜繫獄。因出紙幣一束。語警察曰。請釋二人。去吾當代納罰。錢警察念款未經官大。可飽吾囊橐。遂納幣入懷。笑謂少年曰。今徇女士之請。還汝自由矣。女俟警察他適。登車將發。小女淒然曰。此美麗之姑。孃去矣。少年癡立。悵望狀若木鷄。忽念受恩未謝。奔就車前。引咎兼詢姓氏。里居。女曰。此何足謝。吾名杜麗華。居英租界二號路。五十四號宅。君但努力向善。勿入歧途。佳運行且。遂君而至。言已含笑。點首展輪。竟發。少年凝望不見。始挾小女歸破廟。明日薄暮時。少年見小女倦臥未醒。因託老僧視女。自出覓食。行至估衣街。見牆角遺有小革靴。不敢公然俯拾。轉身他顧。伸足向後遙勾。忽一短衣屨人。踵至拾起。納諸衣袋。少年恨極。見道旁停有劈柴車。竊其一根。陰尾短衣人後。擬乘間狙擊。奪取革靴。方欲舉柴。其人忽低頭。納履。幸斂步卻退。未爲所窺。俄至轉角處。飛步橫阻。其前迴身迎擊。不料一崗警時。方倚牆假寐。柴梢誤觸其顛。遂與被擊者同時暈仆。少年以柴置暈者懷。

攪得革靴轉身急遁且走且啓裏察其所蘊忽一少
婦挾警察沿途狼視如覓失物望見少年呼曰是人
所挾之革靴卽吾所失物矣警察立呼少年止怒加
盤詰少年曰卽適間拾自牆隅今願還諸原主少婦
檢視內容未動掉首竟行初不言謝警察疑少年行
竊步步追隨獮視不已少年窘甚伺隙飛逃警察自
後窮追狀如獵犬之逐兔忽見一敞篷汽車自斜徑
轉出少年奮身一躍攀得皮篷猱升車尾警察呼令
停車司機者置若罔聞開足馬力捷如飛鳥轉瞬已
不知去向車客凡六七人無一不短衣縛袴中有戴
鞭帽者濃眉覆目獮醜如獅語其伙伴曰此少年既
爲警察追捕流品可想且彼一躍登車矯捷乃如猿

猴吾意當與之聯盟伙伴深韙其議引手招之少年
既脫自虎口略拭額汗方出半截殘菸納唇欲吸警
見諸人招手遂跨至前廂濃眉者突然拔其唇際殘
菸易以高等之雪茄少年大愕濃眉者取銀幣一元
示之曰吾等往海關提貨君果助我者吾當以此爲
酬少年大喜遂與握手爲信俄抵一巨第前粉垣繚
繞園中花木甚繁衆見鐵柵未閉挨身悄入匿伏花
陰少年駭曰君云至海關提貨匿此何爲濃眉者突
出手槍曰禁聲立拽少年至窗下授以鐵錘一柄使
撥窗入室自內啓扉納同黨卽有一人蹲地爲梯迫
彼踏肩工作自窗竄蛇行入少年生平未歷此境心
膽俱碎方暗中摸索時月光漸自窗櫺穿射見一室

繡幔低垂。幔角微微顫動。疑有人伏內潛窺。大驚欲遁。瞥見狸奴躍出。啞然失笑。放膽。舉帷入見。室中陳設至華。皮閣儲銀器。尙有冷肴鮮菓。暨麵包牛油之屬。喜極據案大嚼。如赴盛筵。已自忘此行之任務。濃眉者久候。少年不出。屢屢撮唇低嘯。聲音尖銳。哀若猿啼。樓中有少女攤衾獨臥。聞聲驚起。着輦底樹膠之履。握槍四覓。聞餐室啜喋有聲。手捫電鈕。滿室光明。見一人方掬食醃肉。兩頤鼓動。狀若饑熊。舉槍擬之。曰。趣揚爾臂。其人兩手高擎。餘肉仍牢握。弗墮。女趨前審視。見卽昨日所救之青年。駭曰。汝奈何作賊。吾惟無目。拯汝宵人。少年呼曰。天乎。杜女士耶。吾被匪徒威脅。悞入君家。饑而竊食他物。實未染指。衆匪

方麇集園中。趣電召警察來。此搜捕。吾死無惜。麗華正欲轉身呼救。不料女侍輩早受奸人賄。開門揖盜。濃眉者躡至麗華身後。出槍力抵其背。曰。速棄汝械。否則彈穿胸膈矣。麗華微一錯愕。兩臂已爲人得。少年自知不敵。僞爲暈仆。俟匪徒劫女登車。躍起。跡其所往。遙望有郵差乘一脚踏車。直趨鄰舍。俟彼委車門外。拾級掣鈴。乘間竊車飛跨。遙尾匪徒之後。俄見彼等駛至特別區。拽女入一污穢之老屋。自顧手無寸鐵。輕入虎穴。駢死無益。因牢記門牌號數。奔赴通衢倉皇求救。見前有警士倚身牆角。與一蕩婦調笑。因自後哀之。曰。乞君隨我赴賊巢。救一可憐之弱女。警士沉迷情海。充耳不聞。捩臂向後。徐揮狀如叱狗。

不。得。已。顧。而。之。他。遙。見。一。巡。長。方。據。公。用。電。話。箱。與。人。談。話。復。往。牽。衣。求。救。巡。長。搖。手。示。以。勿。聲。口。就。電。機。爲。極。長。之。問。答。少。年。見。警。察。麻。木。不。仁。失。望。已。極。念。非。激。怒。羣。警。誘。往。匪。巢。杜。女。士。安。能。出。險。計。決。遂。伸。足。潛。鈎。巡。長。之。股。使。之。仆。地。又。拾。石。子。遙。擲。倚。牆。警。士。之。冠。廻。身。急。遁。兩。人。大。怒。狂。吼。窮。追。顧。少。年。舉。步。如。飛。警。察。望。塵。莫。及。俄。遇。一。胖。警。方。背。立。自。來。水。管。前。指。揮。清。道。夫。洗。掃。溝。渠。少。年。潛。振。機。門。水。急。如。槍。噴。射。胖。人。之。臀。胖。人。怒。極。且。追。且。喘。曰。汝。安。能。逃。而。彼。仆。地。之。巡。長。與。倚。牆。之。警。士。亦。先。後。馳。至。聲。勢。愈。壯。少。年。忽。隱。忽。現。如。捉。迷。藏。行。至。派。出。所。前。見。一。翹。髻。巡。官。據。案。治。事。遂。偃。僂。近。其。窗。畔。搗。毀。玻。璃。巡。

官。探。首。窗。外。張。吻。駭。視。少。年。驟。攔。其。下。頰。牙。床。相。擊。叭。嗒。有。聲。縱。聲。狂。笑。曰。吾。請。孺。子。吃。炒。蠶。豆。耳。巡。官。頓。足。大。呼。曰。反。矣。反。矣。趣。縛。此。瘋。人。入。獄。羣。警。聞。聲。爭。出。紛。亂。如。蜂。少。年。亡。命。前。馳。直。趨。匪。穴。入。見。衆。匪。方。環。繞。麗。華。蹲。踞。圍。坐。遂。揚。臂。大。呼。曰。警。察。來。矣。衆。驚。疑。愕。顧。羣。警。已。破。扉。闖。入。四。面。搜。捕。如。縛。羊。豕。少。年。乘。隙。拽。杜。女。士。越。窗。遁。見。汽。車。尙。匿。牆。陰。躍。入。展。輪。遂。發。麗。華。自。視。手。錶。曰。已。十。一。點。五。十。五。分。矣。能。否。於。五。分。鐘。內。駛。至。法。界。四。面。鐘。少。年。詢。以。何。意。麗。華。遂。語。以。襲。產。事。及。律。師。所。約。晷。刻。少。年。大。悟。曰。然。則。女。士。被。錮。直。出。彼。黨。陰。謀。今。當。竭。吾。全。力。以。與。彼。等。角。言。已。力。換。車。機。馳。如。掣。電。瞬。息。已。達。律。師。事。務。

所飛步登樓見穆德方以推產證書使吳蓮池署押
少年默不言驟攫彼掌中鋼筆轉授麗華曰此產
屬君女士但簽名足矣穆德曰第一得產者限期已
過按律當求其次少年叱之曰君目未盲此壁鐘長
針非甫指十二點耶穆德氣沮遂以推產證書授麗
華少年取吳蓮池呢帽擲諸門曰冒名無恥之僞法
官汝可往監獄省汝同謀之伙伴遂扶女士下樓乘
車歸其宅第女德少年甚車中詢其家世及墮落緣
由少年太息曰吾名趙赤城父諱晴川舊爲珠寶商
擁貲至厚晚歲以投機破產憂憤自戕吾奉母僦居
小屋亟欲覓業自活而戚黨鄙吾貧薄相率絕交吾
母傷逝憂貧不半年亦卒吾悉所有衣物易錢葬母
遂見逐於屋主幸破廟老僧曾受吾翁露覆憐吾孤
苦容宿鐘樓否已葬身溝壑矣女曰傷哉傷哉惟尊
府似與吾家有連歸當婉白老母徐爲君地少年曰
太夫人在堂耶女曰然時車已蒞門談鋒中斷女入
見黯奴已遁遂導少年入廳事已則登樓省母老夫
人癱瘓而失聰終歲不離床榻故家政悉自女操見
女夜歸龍鍾問曰汝往觀劇乎麗華搖首弗承復大
聲語以奸人圖產及少年救己出險事老夫人曰趣
引此少年面我女果挾赤城同上母曰君卽趙晴川
子耶吾夫在日固與君翁爲友夫死往還久闊不圖
尊府乃凌夷至此今君以死力衛吾兒使鉅產失而
復得老身感汝至矣因回顧麗華曰兒乎此善人毋

一飯之恩

使失所。女曰。吾得姑氏鉅貲。在理宜得一誠篤之人。爲吾經理。彼穆德非人。諸僕又無可恃。吾以伶仃弱女。與此萬惡社會。晨夕周旋。步步皆生荆棘。今日事可爲殷鑒。吾意欲屈趙君爲司帳籍。母謂吾言當否。老夫人曰。佳佳。領首與少年爲禮。和聲謂之曰。吾以茲事屬君矣。赤城鞠躬敬諾。女曰。君能助我。吾心至適。惟彼可憐之小女。此時望眼欲穿。君往挾與同來。吾當畜之爲妹。赤城狂喜曰。女士念及孤窮。上蒼必錫君奇福。吾今往破廟迎彼矣。語畢。欣然出戶。饑渴皆忘。麗華遂拓樓下空屋處。赤城預付三月薪金。使製枕衾衣履。復爲小妹沐浴更衣。臥之溫榻。數禮拜後。色漸腴潤。不類貧兒。尤聰慧善伺人之意。卽跛狗

亦肥而馴警。赤城受事後。清理帳籍。絲毫不苟。彼身出故家。禮儀嫻習。事女尤忠。久漸生其情愛。明年春杪。與麗華正式結婚。事杜老夫人如母。兩姓合爲一家。赤城遂藉其愛妻奩金。恢復先人門業。復於英租界設一珠寶肆。營業至佳。資產日富。每念昔日饑寒之苦。因出其餘資。組織慈善機關。此少年夫婦之仁聲。幾幾佈滿津門街市。而赤城行乞時。與小女所棲之破廟。至此亦煥然一新。老僧晨夕念佛時。必夾入赤城姓字。爲之祈福。彼穆德律師。自此案敗露後。人皆訾彼爲受賄舞文。名譽掃地。不復齒於社會。門前冷落。終歲無人過問。門外銅牌。無心拂拭。久亦黯淡無光。收入愈減。舉債纍纍。卽彼可憐之書記。亦饑極

而逃。屋主以彼久負租金。訴諸法律。迫使遷移。且沒收其器具。卽架上法律之書。亦忍痛付諸拍賣。從此律師公會。無此狡猾法人之足跡矣。

易以中國人名地名者。然書中描寫性情舉動。與中國人絕不相類。至律師限時授產。尤近荒誕。此適成其爲影戲而已。

鈍根按此篇爲豁公令兄所作。似取材于影戲而

奉和吳蓬萊賜題雲巢詩草原韻

凌啓鴻

直魯豫巡閱使吳子玉將軍。風流儒雅。雖當軍務倥傯之際。仍不廢雍容吟咏之習。近爲拙作雲巢詩艸題七絕二首。（茗馨煙波寫故鄉。紛紜時局幻滄桑。奚囊貯滿驚人句。此事輸君獨擅場。萬里乘槎事苦吟。寰瀛景物任搜尋。采風賴有才人筆。此是騷壇正始音。）渾成自然。不愧才人吐屬。今步原韻。勉和二絕。


蓬萊佳氣五雲鄉。旛旆翩翩賦苑桑。赤手天河人第一。神州重見好壇場。

海氣霞光照夜吟。高樓西北自推尋。多君名句褒題後。始識黃鐘大呂音。

解頤錄

唐 建

曩遊晉省。宿靈石縣韓侯嶺旅邸。壁間吟詠。幾無隙地。最後有五言絕句一首。字大於拳。詩云。「滿牆都是屁。爲何牆不倒。那邊也有屁。所以頂住了。」字雖不多。壁間吟咏。可概括無餘矣。又某財神廟聯云。「能有幾個錢。你亦求他亦求給誰是好。並無多大富張也要李也要。教我爲難。」頤足解頤。吾友譔公佻達士也。好作北里遊。京中八大胡同。無日不有其足跡。某歲臘初。有搗某倩寫春聯。譔公乃將其班中所有妓女。各作嵌字聯以贈之。鈎心鬥角。煞費經營。如贈月秋云。「半年相思正六月。一日不見如三秋。」寶珍云。「寶玉原來無定價。珍珠或不永沈淵。」有金紅者。性頗淫蕩。狎客某常於每日晨間趨其粧閣。藉圓無代價之好夢。譔公乃書浴塘中。「金鷄未唱湯先熱。紅日東升客早來。」之成聯贈之。知其事者。莫不謂譔公之惡作劇云。鈍根按。此詩已屢見前人笑話集。



無形的恐怖

(續)

李允臣

兩人跨上馬後。連加數鞭。疾馳向林中而去。跑了一刻鐘光景。碧雲回頭看時。見時傑已不知所往。方欲跑出林去。那馬首忽地觸在樹枝上。怒吼一聲。將碧雲掀跌于地。便風馳電掣般衝出林去。碧雲要想掙扎起來。無奈腿間作痛甚劇。殊難行走。碧雲生性素剛。有丈夫氣。雖聞林外有人語聲。也不願去驚擾他們。甯可獨自坐在草地上。撫摩了一回傷處。約摸過了半句鐘光景。始見時傑滿身是汗。從林外疾馳而入。碧龍舉手高呼他道。時傑。我乘的那匹馬。陡的跳躍起來。將我掀翻在地。現在我腿上覺得隱隱作痛。說時將臂授給時傑道。請你助我一臂。時傑見狀。頗爲不安。遂將她扶在馬背上。揮鞭趕出林外。那時剛正七月天氣。東南角上。忽見陰雲密佈。電光閃閃。預料雷雨必將傾盆而至。道上又沒有車輛往來。兩人倉皇失措。焦急非常。倘大雨驟至。在這荒郊野塚間。到那裏去避雨呢。兩人且思且行。跑了多時。時傑指着西邊一所矮屋道。

碧雲。你看這不是三姨母的家麼。我們何不前去暫避一下。你的腿間傷處。也可尋些布帛包裹起來。免得發生腫痛。碧雲雖則心裏有些恐懼。雅不願和他到這種靜僻所在去。深恐他不懷好意。故態復萌。然而心裏雖這般想。精神上卻已覺得疲乏不堪。巴不得尋個坐處休息一下。便含糊答應了他。不多時到了庵前。時傑先下馬扶他下來。然後將馬牽入庵內。見蛛塵密佈。寂無人聲。惟油燈到還點着。香火尼姑一個都不在內。時傑嘆道。想三姨母在日。茹素念佛。何等忠厚。不料她死後。這樣的清雅家庵。竟糟到這般地步。人亡物在。那得不令人唏噓嘆息。碧雲聽了。也爲之默然無言。

那時大雨已像瀑布般倒下來。雷電交轟。屋宇震動。時傑拿出一方白巾。替碧雲腿上緊緊的扎好。扶他坐在佛檯傍的一把大椅上。自己坐在地上。向懷中拿出一瓶小小的白蘭地酒。且飲且談。等到雨止。那火傘似的陽光。又爆發了出來。碧雲見他一瓶白蘭地。已去了三分之二。便連忙止住他道。你這般無限制的狂飲。不怕醉倒麼。現在雨也住了。我的腿上也覺得好多了。不如就此回去罷。免得姨母在家掛念我。那時時傑已兩頰通紅。祇顧對着碧雲吃吃作鷺鷥笑。碧雲知他已入醉鄉。便不徵他同意。一蹺一拐的想去牽馬獨自逸去。不料時傑頓改怒容。惡狠狠的向她道。今天我要和你作一個最後的吻禮。方始允你出去。否

則我必要用強暴手段對待你了。說着乘勢要撲將過來。碧雲見他這般狀態。便返身向佛檯上拿了個銅燭台。指着他罵道。你這個惡徒。我用真正的友誼待你。所以將前次你對待我的無禮舉動。置之度外。滿望你痛改前非。仍和你週旋往來。不料你惡心難改。今天乘此荒野無人所在。又要施出這種卑鄙手段。你若不容我出去。休怪我落手無情。時傑冷笑道。你手中握的不過一個燭台罷了。我康時傑生性倔強。手槍巨砲。也都不以爲懼。何況這一個小小的燭台。你想能制住我麼。說着往前一撲。將碧雲摟在懷中。緊緊吻個不住。碧雲掙脫不得。便舉起燭台。猛力向他頭上擊了一下。祇見時傑額角頓時鮮血淋漓。昏絕于地。那時檯上的油燈。被碧雲一碰。祇聽得嘩喇一聲。把油翻了滿檯。一霎時火勢漫延到佛幃上。早已焚燒起來。碧雲見已肇禍。便躍上馬背。飛也似的跑了出來。頭也不回。祇顧鞭着馬向前狂奔。約摸過了十多分鐘。方始回頭向那遠處望去。祇見火光燭天。陽光亦爲之減色。

碧雲見距市將近。便在半途將馬丟棄了。自己強自鎮定了神。一路走着。心中暗忖。今天雖闖了這樣殺人放火的滔天大禍。然而日後倘然事情洩露。我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辯護。據刑法上說。凡人在危迫之時。爲自衛起見。而加害他人者。可不爲罪。想及此。心始稍慰。走不多遠。遇見一輛空汽車送客回來。碧雲便

要求載她回家。願出重資酬謝。車夫見有利可圖。欣然應諾。便開了車門。讓她進去坐定後。開足快車。不到半個鐘頭。已到了門口。碧雲剛踏進走廊。隨見裏邊燈光亮得像白晝一般。人聲喧嘩。迥異平日。大凡一個人做了虧心事。總有些疑神見鬼。草木皆兵之概。碧雲只當是春光洩漏了。不禁心中別別跳個不住。要縮回身出來。不料早被她姨母瞥見。大聲喊道。碧雲回來了。你們快來啊。碧雲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暈倒于地。然而面上已急得像白紙一般了。遂由她姨母和僕婦等捧擁到廳上。祇見她的表兄蘭德笑容可掬的安慰她道。雲妹。你爲何弄得這般狼狽。碧雲勉強鎮定了神道。沒有什麼事。不過方才從電車上跳下來。一個不小心。在地上跌了一交。因此腿上略覺有些作痛。蘭德道。不如到牀上去躺一下罷。說着便喚僕婦將她扶上樓去。

蘭德的母親道。我看碧雲今天神色有些不對。恐怕在外發生了什麼變故罷。說着便將今天康時傑給她的封信上有血漬的事。統統說了出來。侃如道。這種都是迷信之談。何足深信。不過我方才打電話到學堂去探詢時傑。他們都說同着一個女子出外去的。我得了這個消息。方才想起今天曾聽國材說起。已將他姪兒時傑打發到宜昌去了。碧雲諒必去送行也未可知。因此我才放了心。蘭德道。我這封信倘然寫着今

天就可到的。那麼碧雲諒必不會出去的。這也是她的一個小小劫運。他們三人正在談得熱鬧的當兒。壁上的電話鈴聲大響起來。侃如連忙上去接聽。原來是他的書記打來的。因為侃如曾委他到滬大學校裏去找尋碧雲和時傑兩人。現在他特打電話來回報主人。說兩人都沒有找到。侃如道。碧雲已回來了。時傑想已動身上宜昌去咧。那書記又問道。國材先生此刻在你家裏麼。我打電話到他家裏。說他沒有回去過。侃如道。我也正想尋他。因為今晚有要言和他講。現在你要找他作甚。書記道。現在有鄉人來報告。說他們的家庵。今天午後。被雷火焚毀了。侃如道。那麼今晚遇見他時。替你轉告他便了。說罷。便將聽筒掛上。仍和妻兒閒談。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祇聽得門房裏人聲沸騰。侃如父子當是火警。遂連忙跑將出去。祇見男婦僕役圍住了一個人。七張八嘴的在那裏問他。一見主人來了。遂紛紛的讓在一傍。侃如一瞧。原來就是國材的當差阿三。便問他道。你這般上氣不接下氣的在此地做什麼。莫非在外間和人家打架麼。阿三用衣角將額上的汗拭了一拭。方才戰戰兢兢的說道。方才和我主人駕着汽車出去。到了一塊木橋上。主人因為將車開得太快了。一個疏忽。將橋上的欄杆衝斷。連人帶車一齊跌入水中去了。當時我見勢不妙。連忙跳下車。

門滾在橋上。因此得以倖免。侃如道。這樣說來。你家主人想是兇多吉少了。阿三道。我也是這般想。因為這個地方。那水流得非常之急。我雖趕緊差人下水去打撈。他們下去了好幾次。都說車內一無所有。想是隨波逐流的衝出去了。侃如道。他爲什麼要開車到這種荒野地方去呢。你快將這事經過的情形。詳細講給我聽。阿三道。今天午後兩點多鐘。主人忽地轉回家來。喚我同他坐着汽車出去找尋時傑。侃如道。他出寫字間時。也會經對我說過。不過我看他面色狠是不快。因此也沒有仔細去問他。以後便怎樣呢。阿三道。我們先到學堂裏。他們回說到鄉間騎馬去了。主人聽了。愈加憤怒。看他的模樣。像必定要尋着了。他方休。就此開足快車。直向鄉下而去。到了橋上。遂肇了這樣大禍。蘭德問他道。你主人既然這樣的急急要尋見他。究竟爲了什麼事故呢。阿三搖頭道。這倒沒有清楚。不過今天早上。主人和時傑少爺在家中談了好一回。後來少爺祇對我說。要出外去了。侃如沉思了一回道。此事務要報告警署。好教他們派探來調查一下。說着便打了個電話到警察廳去。不到片刻。來了四五個偵探。阿三仍將適才講的情形。重說一過。這般偵探見係自己肇禍案件。無從加罪他人。不過爲了以清手續起見。祇得帶了阿三。到出事的那塊橋上。仔細觀察一回。見與阿三所供之言。頗相吻合。便歸報廳長。將案登記。

碧雲服了些安神藥。直到次晨十點鐘方才醒來。想起昨天事情。不禁毛骨悚然。心裏擔憂着不知這樁案情會否發覺。康時傑的屍體。有沒有焚去。她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見巧雲含笑着進來說道。小姐。今天覺得好些麼。碧雲道。覺着好得多了。不過昨天怎樣的會從電車上跌下來。現在有些記不清楚了。巧雲笑道。你是已還會一個人摸回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哩。昨晚聽見他們說。康家三姨太太的家庵。被雷火燒得一個精光。連門前的兩顆大樹。也燒毀了一半。碧雲暗忖道。一些都不存。諒必時傑的屍體也焚化了。想到此處。又把那昨天擊斃時傑的慘劇。又滿佈在腦中了。她本想今天將這樁事情。和盤托出。告訴給蘭德聽。現在既然都燒去了。似乎也不必多此一舉。不過姨母倘若追問我昨天的事情起來。怎樣回答他呢。果然不出所料。祇見她姨母已是慢吞吞的從房外走了進來。碧雲祇得勉強含笑着坐了起來。姨母道。巧雲對我說。你已好得多了。因此我才放了心。說着蘭德也走進房來。安慰她一番。並將國材乘車落河殞命的事。告訴她聽。碧雲也不勝傷感。心裏又忖到幸虧時傑燒死的事。沒有發覺。姨母接着說道。時傑在宜昌接到了這個惡耗。想必要趕回來咧。蘭德道。父親早上已有電報到宜昌去。不過國材遭此慘劫。都爲他這個不肖子而起。昨天你在電車上跌下來時。想早和時傑分袂了。碧雲點了點頭。蘭德因見她受傷初愈。雅不願將此等無謂之事。引起她的傷感。遂也不再提及此事。

(未完)

高華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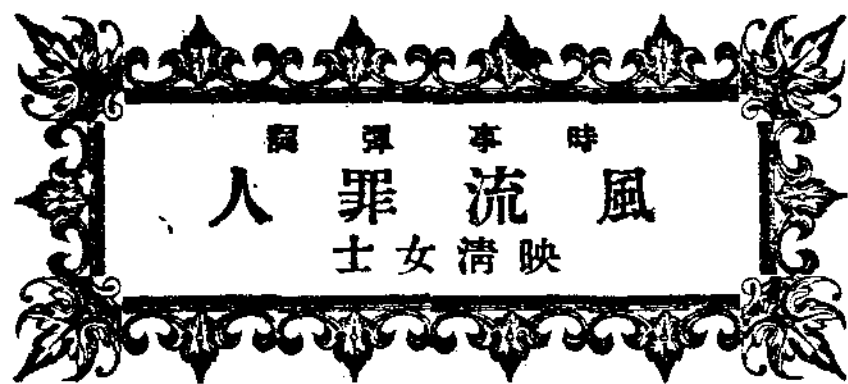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風流罪人

第五回

一

第五回

唔姪女恣談隱恨

愛狂且遽縛癡情

却說沈古檀陪着趙氏離了董家。雇乘黃包車。直向靜安寺路文宅而來。剛巧叫的兩部車子。都是年輕力壯的人。發開了腿。跑得真是豪燥。一過泥城橋。馬路開闊清爽。益覺和風馳電掣相仿。有幾部馬車。反追隨不上。漸漸落在他們後面去了。那消半點鐘。早已拖到目的地。停車下來。打發開車錢。二人便昂然直入。豈知門旁小屋裏。就有一個管門巡捕。走將出來。叫住古檀。細細問明來歷。方曉得是裏面少奶奶的近親。那便不敢待慢。和顏悅色的指點他們進去。趙氏隨着兒子。進了文宅大門。看見面前是一條又光滑。又干淨的泥路。兩邊栽種的樹木。極其整齊茂盛。一路彎彎曲曲的過來。

祇覺得 接葉交柯衆綠濃 紅塵飛到也難容 驕陽滲漏初無力 密蔭低
垂慣惹風 步向箇中疑畫裏 何來愁緒鬱心胸
等到走完這條泥路。再一看是越令人可愛的了。

豁然開朗天光顯 福地平鋪草幾重 勻淨似經人熨貼 芬芳還許蝶朦朧
露凝溼 霜未逢 故而他 動人顏色甚青葱 抬頭遙見洋樓在 高聳
雲霄體製隆 暗想寶蓉能福氣 跳龍門便爾入仙宮 况聞姪婿多才學
辦事廉明有父風 公務餘閒書卷遣 自然伉儷倍情濃 夫人緩步沉思想
猛聽得 一曲風琴奏未終

趙氏道。阿聰。你聽得麼。莫非你表姊在那裏踏琴。我雖是個外行。覺得聲調抑
揚頗足動聽。古檀道。怎見得是他。吾素來曉得寶姊姊不會踏琴的。趙氏道。你
終是固執已見。自作聰明。譬如他從前沒有學過。天然不會弄。近日有人指教。
他肯用心研究。不惜功夫的練習。何難出人頭地。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古檀把頭搖了兩搖，仍顯出不相信的樣子。便道：「大家不用爭辯，可以跟着琴聲發出來的地方走將去一看，就明白是不是他了。」

他兩人淺草輕盈緩步行，留神各自聽琴聲。悠揚似出東間屋，望將去幾架蘆簾接地陰。

趙氏越走越近，祇見白石砌成的台階，瑩潔可愛。琴聲便在這上面屋裏吹弄出來。

石級頻登觀仔細，却分明沿窗對坐兩娉婷。一個兒花容透露人難識。

一個兒粉頸低垂看不真，怎好貿然來入內。

心想找到文府的下人，進去替我們通告一聲。

初不料星眸流盼杳無人，古檀佯嗽扶娘立。驚動佳賓陸乃雲，因寶蓉

貪聽風琴心欲醉，在那裏醇醴味永暗凝神。琴聲忽斷雙睛啓，笑問

道：「怎說無端把曲停？」

乃雲道。姊姊。你看外邊站立的是那個。寶蓉立起來。旋轉頭向外一看。不禁笑嚷道。我家姑母和表弟來了。他忙把會客間的洋門一開。咕咯咕咯飛步走到廊下。喚道。姑母。你與檀弟何時到此的。快進來請坐。趙氏古檀招呼了。便隨寶蓉走進會客室。乃雲早已站立起來。寶蓉忙向兩方面介紹。對乃雲道。這位是愚姊的姑母沈太太。這位是表弟沈古檀先生。又對趙氏道。他是我的同學陸乃雲女士。彼此躬身行禮。說聲請坐。就大家坐下來。趙氏道。寶蓉小姐。吾與你兩年不見。你倒發福了許多。姑爺老爺太太都好麼。寶蓉道。托庇尙安。未識姑母幾時到上海的。如何不叫表弟預先通信于我。這裏馬車汽車。鎮日的閒着。儘可叫他們到車站迎接。趙氏聞語。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小姐。你真有所不知。今日你的姑夫。還像昔日的姑夫嗎。寶蓉先見趙氏神色大異。現在啓齒。又是這種氣忿忿的口吻。他一時那裏摸得着頭路。忙問道。姑夫有甚事故。記得三日前。少欽請客。子樓姑丈也到的。沒聽得說庄上有甚事故發生。趙氏冷笑道。

事出意外。難怪你不會曉得。我與他數十年夫婦。安居杭州。連夢也沒做着。他會出這種空枝兒來。真叫思之心寒。言之齒冷呢。寶蓉道。姑母有甚委屈。在我姪女前。儘管好說。但使吾力所能辦。無有不極力幫忙。陸女士是我心腹至好。姑母不須避忌。寶蓉一面說。一面伸手過去。把牆壁上裝着的那個叫人鈴。按了兩按。聽得叮玲玲一陣響。就進來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寶蓉道。杭州姑太太與表少爺在此。素珠你去泡兩盞茶來。丫頭答應着去了。寶蓉便催趙氏告訴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無如趙氏當着生人的面。若要把丈夫娶妾。自己趕去。原原本本說出來。雖非二十多歲的青年婦女。終像煞不大體面。有恐人家笑他氣量狹窄。便不禁欲言又止。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形狀。寶蓉見他這般光景。尋思姑母必因事關重大。非隱僻處所。不便明言。既是如此。我又何必強人所難。立起身來。攜着趙氏的手。便道。吾們到隔壁房裏去談幾句罷。此地恐有下人進來不便。笑對乃雲道。表弟不是外人。就煩雲妹妹替我陪坐一歇。橫豎

我與姑母說完三兩句話兒就過來的。

姑姪抬身望裏行 他們是 撥開關鍵啓重門

等到走了過來。趙氏忙反手轉去。將門閉上。舉首一看。

見房間 一般寬大窗明亮 陳設無多式樣精 交椅八雙高背穩 長方餐

桌置中廳 有幾只 瓶分金碧盛秋豔 粉膩香嬌倍可人 四壁畫圖呼欲

出 滿拾綾毯白如銀 台灣細席鋪來厚 所以是 着地蠻靴響不聞

此時寶蓉小姐與趙太太。

攜手並肩沙發坐 開言提起這庄情 夫人聽 翠眉顰 可憐他 未曾啓

齒淚先零 從頭無奈將言說 道昨宵 忽接書函報病情 因此夜車忙趕

路 黎明利泰訪夫君 無意中 庄家洩漏春消息 故而吾 母子驅車特

地尋

多承庄上的一個出店。引導我們到了那邊。好容易敲門入內。搶步上樓。

目觀野鴛棲一榻 不由人不怒冲心

誰知你的姑夫。竟然聲色自若。裝出一副假呆面孔。說幾句風涼話。還想掩飾過去。欺人真是到了極點。我那裏忍耐得住。

門毆驚動隣居集 轉眼間 兔脫床頭賤婦人 有一個 董姓鄉隣年不惑
上樓來 開言埋怨子樓身 他那裏 自甘擔任調停責 到後來 反覆
陳詞說我聽 據他言 素與姑夫交莫逆 今朝是 礙難袖手作旁人 殷
勤勸我他家去 梳洗完時用點心

阿唷小姐。你是狠聰明的。

吾當時 雖帶阿聰同着走 生兒怎好逆椿庭 好叫我 有冤難以鳴孤掌
沒奈何 順水推舟納衆云 離虎窟 過東隣 極承優禮董夫人 堅留
午膳休他去 然而我 方寸愁懷撼不禁 來到你家圖一敘 搭車便欲轉
杭城

寶蓉道。姑夫無事端端。怎說討起姨娘來。自然難怪姑母要氣到這般田地。不過姪女在此想。

最奇的 少欽常與姑夫遇 未曉藏嬌一段情 他若得知言入耳 回家定告我知聞 如今木已成舟楫 姑母還應節怒嗔 保重自身思妙策 勸姑夫 快持慧劍斬情根 年華半百須珍重 況且他 日夕營商苦費心 姑丈達人當易醒 斷不致 情場迷戀禍家庭 姪母是 久思遣价來迎接 姑母不棄。今既來此。姪女心中無限的喜悅。

怎說今朝就動身 定然要 少則十天多半月 屈留寒舍暢談心 古檀表弟同居此 儘有閒房款遠賓

這件事情遲固不能。急亦不得。

容與少欽來計議 請將姑丈此間臨 執言仗義同相勸 應勝鄰居董姓人 趙氏道。多謝小姐。一片好心。但不知這老胡塗。被妖精迷惑。肯聽不肯聽。如果

肯聽你夫婦的良言。那是不消說吾五中銘感。万一好言當作耳邊風。豈非徒費唇舌。彼此益覺難堪。並且我稽留在此。別的不要緊。倒是杭州家裏。祇有你家妹妹同一傭人。未免不放心。阿聰今春方得就着一席事體。多告假也。老大的不方便。還是讓我們早日回去。你若有心。隨時請姑爺相勸他。就是。我既爲那人與伊破面。老實說也不情愿再去見他。寶蓉笑道。姑丈來時。見不見憑姑母的主見。姪女決不參末議。若說姑母想要就走。這是決無此理。非但我沒有面色。少欵回來。他曉得了。也要不快活。或將疑心我如何待慢了姑母。故而來去匆匆。親戚幾同陌路。豈不吃他笑話。還望姑母見諒這個。至於妹妹一人在家。姑母不放心。這倒確是實情。表弟我便不留他。讓他先行回府。姑母定可多住幾天。平常時節。你又不容易出門。今朝來此。使我姪母真是臉上增輝。不過叨在至戚。倘有不到之處。勿要見怪。我怠慢。趙氏道。寶小姐何故要與我如此。的客氣。照你這樣講法。吾若堅執就去。也太覺不近人情了。祇得在你處打攪。

兩天再走。寶蓉見趙太太允許暫住，自然心中非常滿意。那裏知曉你們姑姪在裏邊談到如許長久。這位乃雲女士和古檀坐在外面，他二人雖說是初次會面，他們談談說說，竟是十二分的投機。彼此相見恨晚，各把住址互相說明。俾便日後可以通信。趙氏與寶蓉一些都沒有知道。還是丫頭素珠進來，說小姐辰光不早，可要開飯嗎。寶蓉將衣袖撩起一看，手表上已十二點鐘過了。便語素珠，關照廚房中從速開飯，恐怕姑太太肚中飢餓了。趙氏見了姪女，暢談心曲，把方才的滿腔抑鬱，似乎撥開了許多。早上在董家勉強吃過半碗鷄絲麵。此刻覺得腹內空虛，飯倒真是用得着。

兩人重復步輕埋，回到方才屋內來。陸氏乃雲身立起，相辭便欲把家歸。寶蓉伸手忙拖住，笑說道：相請陪賓未卸差，便飯何須多客氣。逢場少興，怎應該。

豈知乃雲原是一味的做作。他放着古檀不走，你就是要想攆都攆他不出。寶

蓉那知其意看他一笑歸座方始釋然

四人午飯同餐畢。自有了環送手巾。分烟捲。倒香茗。閒談瑣事話家庭。趙太太問寶蓉道。你家姑爺晚上回來得早麼。吾聽得說他兼辦幾個事體。每天是很忙的。寶蓉道。他辦的事情確是不少。吾也不十分清楚。晚上如果沒有人家請客應酬。大概七八點鐘終可回家。有時派他做甚麼代表。招接外路來的政界中人。就一兩點鐘歸家。也論不定。趙氏道。他沒轉來。你必須等着。不能安睡。寶蓉道。也不然。吾有時候覺得身子疲倦。便先去睡。他回來另有下人侍奉他。他不必定要我去應酬的。古檀目視乃雲。他們當着寶蓉面前。又不好講甚私語。不免有些昏悶。乃雲的主見。恰和古檀不謀而合。整整衣裙。要想起立告辭。古檀怕被乃雲走脫。他急忙先自開言說道。寶姊姊。我想先走了。母親你終要留他小住幾天。不過你爲他老人家。隨便些便好。太客氣倒使他心裏不安。寶蓉立起身來。便道檀弟。你真欲就走了麼。吾曉得府上單剩雪芬妹一人。

不便同留你在舍盤桓。但請少坐片晌。寶蓉說完。移步往樓上去了。約有五分鐘。古檀見寶蓉笑嘻嘻進來。手內拿着一個外國信封。遞給他道。本來想欲買點東西送你。路上吃吃。你既如此匆促。一時想不出買些甚麼。是檀弟喜歡的。故而吾竟從實。請檀弟自己去買了罷。些須薄禮。幸勿見笑。古檀再三推却。趙太太也說寶小姐。你何用破費。姊弟又不是外人。寶蓉急道。檀弟若真不肯受領。分明看我姊姊不起了。古檀見寶蓉如此說。無奈謝了一聲。就把信封向衣袋中藏好。重語趙氏道。娘何日返杭。不妨通一信。孩兒到車站上迎接。趙氏道。這倒不妨事的。你回去就到行裏辦事要緊。晚上早些歸家。當心一切。古檀答應着。寶蓉道。檀弟。你現在可是逕往火車站。可要配馬車送你麼。古檀想吾還有乃雲。想趁此機會。與他親近一下。坐了你的車子。頗不方便。忙辭謝道。寶姊。馬車倒不消了。吾出外喜歡走走。還要去先施公司買些應用物件。寶蓉笑道。既如此。恭敬不如從命了。

古檀辭別出書廳。緩步心牽陸乃雲。隨後寶蓉相送走。台階盡處駐娉婷。古檀立住。將手攔着。說道。請寶姊留步。改日再得相見。倘有空來杭玩玩。小弟自當恭候。寶蓉道。明年春間。說不定或須返杭一行。屆時與檀弟可以暢敘也。檀弟請走好。恕姊不送了。古檀回身鞠躬而別。

此刻裏。古檀無限思潮湧。難得我。邂逅相逢陸乃雲。雖是他。美麗不必杭垣買。競時髦。十分漂亮品超羣。乃尊衡甫頭銜貴。議會之中素有名。若得與渠成好事。分明天賜與良姻。未知他待何時出。吾何妨。站立前邊候玉人。

古檀痴心妄想。覺得陸乃雲面孔。雖不及賈曇花的豔麗。然而言語英爽。人品漂亮。况他父親是省議會的議員。陸衡甫先生。狠有些聲名。如果與他成了眷屬。也好算我古檀萬千之喜。迤邐走出文府大門。便望東行了十餘步。見那邊有棵大槐樹。古檀便在樹陰底下立着。等候乃雲出來。隔了半刻鐘工夫。果見

文宅大門裏走出一個女子來了。定睛一看。不是乃雲是誰。古檀這一喜。真是不小。再看他。正是望自己站立這邊而來。他連忙恭恭敬敬等候着。

但見他 帆布蠻靴白粉明 遮陽手執綠絲明 端莊別具風流態 稱體衫

裙絕點塵 行近古檀微一笑 說聲今又遇先生

古檀道。吾料到女士。早就要走的。故先行幾步。在此恭候玉趾。乃雲道。辱承青眼。何以敢當。馬路非說話之所。我們去找一個地方。可以談談。阿唷。倒是先生歸心如箭。府上令妹勞勞盼望。怎好爲我屈留尊駕。古檀忙道。我本想今宵不就回去。這倒與女士不相干涉的。遊戲場中。太覺熱鬧。非說話之處。聞說上海半淞園地極清靜。吾與女士就雇車往那邊先遊玩一番。再作良圖。未識女士意下若何。乃雲沉吟半晌。尋思半淞園地雖幽靜。近在南市。須防夫家有人看見不雅。原來乃雲早已羅敷有夫。並且他父親替他攀的這戶人家。也非泛泛之徒。好算上海紳董中極有名的。所以乃雲心中猶豫。不便貿然答應。

硃唇輕啓說分明。在那邊。親戚人多衆目睜。雖道文明休避忌。須防護。口欲鑠金。承不棄。約談心。倒不如。地點還從北里尋。

古檀道。半途園。女士既不歡迎。吾們就另揀一處地方。跑馬廳一品香旅館。何如。乃雲聽說上旅館。不免一陣紅霞。烘染得兩頰。頓時彷彿濺了無數的胭脂。古檀見乃雲不語。忙道女士。一品香雖說是旅館。內中請客吃飯。與菜館無異。並不是定要住宿的。乃雲他本來也甚明白。祇因自己存了私意。所以良心難昧。覺得羞慚。現被古檀索性道破。他便微微點首。古檀便喚到兩部車子。講定一角半一部。彼此坐定。便直向一品香旅館而來。欲知兩人進了旅館。若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吾不知造化之始。如何而有男。如何而有女。既有男矣。何必有女。既有女矣。又何必有男。以有男女。因演出悲歡離合之劇。是豈造化之初心乎。安得一起而窮之。

卿。須。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國民修養全書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紙面三冊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廣輯三育精華。博採常識要旨。為新國民所必備。倘能精心揣摩。便成博聞多才。建事業。裕家計。有作有為。無往不利。少時失學者。尤宜及早購閱。以養成本領。為他日謀地步。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塵海四俠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描摹俠客 有色有聲

●報恩殺敵 大快人心

▲十大武俠奇觀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

▲十大義俠奇觀

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上。令人廢書歎服。

▲十大劍俠奇觀

劍光人影。瞬息無踪。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有一人絕技。煞是奇觀。

▲十大女俠奇觀

黑夜鏖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紅閣佳人。情節變幻。閱者更常拍案叫絕。



社會趣聞

聘妻保單 (甯波)

▲真是賣買婚姻

甯波江東教場底居民丁三林。數年前領王姓女為養媳。丁妻張氏。悍潑異常。時加虐待。因此養媳不堪受苦。春間乃逃往保良局居住。丁無奈。又挽媒張金富。聘白骨橋

何某女為媳。定明年迎娶。一日丁

往江廈購物。見有白骨橋某婦。偕

一女亦在同店買物。女跛足。襤

見丁似欲避去。丁錯認為己婦。歸

告其子。子忿甚。趕赴張處質難。謂

如此醜女。定欲取消婚約。追還聘

金。張大窘。力白所見非是。又謂倘

不見信。可書保單與汝。丁以為然。於是張寫保單一紙。載明年貌如何。若與娶來時不同。可向張交涉。云云。寫畢。丁始持據悻悻而去。第不知迎娶時能否如約交貨也。

洞口之金錢

(南京)

▲古冢歟？窰藏歟？

金陵南門外鐵心橋左有鄧家山。土名翠屏山。上月某日。有朱某於該山為人築墳。另向他處取土。正築取時。一地忽塌。陷一洞。有數丈

深胆大者欲下而探視。以繩繫兩腋。另繫銅鈴於兩腿。上有多人持繩。端下探者頃刻到底。見橫處又有一洞。深黑無光。正欲前進。忽見洞口有似銅非銅似鐵非鐵錢形之物十數枚。陷入泥中。其人一一拾起。計有十四枚。振鈴而上。即往塘內磨洗一過。隱約似金質。旋為該地分董知悉。當即呈報縣署。派警往查。附近居人咸疑為古冢發現。

爲留鬚失去良

緣

▲如此京華

(北京)

南城有某大商號之夥友某甲。人頗漂亮。尤善修飾。一日爲休假之期。赴某戲園觀劇。鄰座有一人。衣服麗都。類似貴族。屢次兜搭與語。得悉甲爲商人。遂云有意以資本若干付託。開一商店。不日函約足下到家。商議一切。分手後。甲訴之至友某乙。乙云。既有此等好事。你不日即是大掌櫃了。須要持重些。甲即日將鬚留下。又作兩件舊式

衣服。預備上任。一星期後。果接貴官來信。約其到家。甲應召而往。先在書房坐候。少頃。僕人謂至內宅。甲隨之入。經過上房玻璃窗外。覺人影幢幢。在內窺視。甲亦不介意。比見某貴官。態度甚冷。不似前次之和霽。只云。現在資本已經他用。只好另候機會。言罷。端茶送客。甲乘輿而來。敗興而返。如墜五里霧中。究不知悶葫蘆中賣的甚藥也。別後極力向該宅探詢。始悉某貴官原係爲姨太太物色面首。不料

接見時某甲髭鬚已留。衣服又古。故未能中雀屏之選云。

●嗜賭剖腹 (湖北)

▲女盤龍之奇病

漢口大王廟郵政分局局長李雲章之妾。性情極愛竹戰。動輒晝夜不息。因其久坐不起而運動氣血

大受其傷。月前忽染奇病。小肚腫大如瓠。堅若鐵石。不思飲食。李見

此奇病。即送至天主堂女醫院診

治。由女醫生徵得同意。剖腹取其污物。病愈後回家。醫生囑其平臥。

切忌坐立。該婦大發竹戰之癩。不聽醫生之囑。與同住婦女竹戰十

二圈。整歷一夜未眠。舊病又發。較

前更重。抬送天主堂女醫院再診。

復由女醫徵得同意。又將小腹剖

開。流出污血一小面盆。據女醫云。

此病難以望痊云。

●妓女代知事接

印 (山東)

▲一幕官場現形記

海陽新知事李某。掛牌多日。延不到任。署中吏役日出境迎接。輒不

遇空回。一日。見有乘轎車者自西

南來。聲勢喧赫。僕從如雲。羣以為

新知事來矣。詎行至車前。則車中

竟非李某。乃一貌似尼姑口操京

語之妓女也。至署前。下車入署。門

崗詰之。則曰。我為接印來。你們大

老爺明後天准到。你們不要擋我。

門崗知是縣長太太。放之使入。此

時舊知事急于交卸。見女言詞之

間。大方不拘。乃謂女曰。李老兄原

定今天接印。李老兄不來。大嫂子

來到。亦可先行接收。弟好早日卸

肩。可否請大嫂子酌之。女慨然允。曰。可。舊知事即將印信及公文交女手。而李知事於第三日始到。查該女係省城商埠萬字卷愛玉班

擅自接印。似此兒戲作劇。玷辱官箴。政府前途。何堪設想。故全縣人民對於李某。僉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嘆云。

某君聞之。不解所謂。少頃。至某茶館。用點心。見一婦人步入。年約四旬餘。偃僕其體。入門來。遍處瞭巡。舖夥亦不之理。良久始去。聆舖夥云。蝦米又來找客呢。某君方恍然所謂蝦米者。乃一年老色衰之暗娼也。

●新新世界之大

蝦米 (北京)

已許給李爲妾。苦無機會。未便實行。茲李得委知事。於未到任前。先與愛玉班老板商妥。以大洋一千

▲原來如此

有某君至新新世界遊逛。在雜耍場中聞甲乙二人談話。甲云。今天

五百元爲紅寶贖身。恐被家中老妻偵悉。於是先期令紅寶上車東下。本囑其在膠濟車站等候。一同到任。不料紅寶識淺。竟先往縣置

蝦米追了我半天。真不得了。好容易我轉了影壁。纔能脫逃。乙云。這蝦米差不多年逾不惑。真是可惜。

趣詩

醉愁

▲鬧新房大殺風景

沒趣都緣有趣因。鬧房花樣太翻新。可憐冠冕堂前客。險作拘留所裏人。

▲小販交運

柔聲曼轉逗芳胸。故故撩人賣果傭。別有知音心醉煞。雲情一片欲從龍。(龍叶雙)

▲盲婚與覆水

分飛燕燕各東西。太息雕梁換舊泥。倦翮翻然投故壘。那堪不復許雙棲。

▲劫後趣聞

健兒身手洵堪誇。殺掠姦燒盡不差。瘠地犏軍無美物。可憐竟用紫河車。

▲做官末路

趣詩

趣詩

日暮途窮豈解羞。漫從宦海論沈浮。瘵貧忍剜心。頭肉鐵石人。聞也淚流。

▲萊陽疑案

箇郎懷抱自超然。不羨鴛鴦祇羨仙。悟徹色空空是色。子身歸向井中天。

▲大龜放生

租錢清河使節前。解囊投贈各紛然。生慚橐筆謀生活。不及烏龜易賺錢。

▲快票

理琴整瑟待和鳴。豈料中途變忽生。白璧奈經沾污點。語郎休再損連城。

▲十七歲的女匪

得得桃花踏紫泥。驚鴻妙影照流溪。強降壓秦夫人格。又作平常百姓妻。

▲四乳之嬰

盡願柔鄉老。此身玉峯重疊更。生春如何緊繫無情線。恨然而翁不解人。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途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蔡青社收)

鈍根拜啟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廿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五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冊數	價目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全卅六冊	三大元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年十八冊	一元六角	郵費	國內郵費
年廿六冊	一元九角	日本郵費	一角八分
	八角	香港澳門	七角二分
	三角六分	郵匯各國	一元四角
	四分		

四大秘史

海上新婦女現形記

洋裝四冊
定價兩元

閨媛現形記

專記海上官門巨第閨閣婦女之放任行為。事實風流。情節詭異。穢德秘行。揭露無遺。

姬妾現形記

姨太太之新鮮怪劇。時有所聞。本編所記。莫不窮形盡相。逸趣橫生。

坤伶現形記

風流子弟。大都喜狎坤伶。個中秘史。可談可笑。用筆既極矯施。穿插更爲熱鬧。

娼妓現形記

海上娼妓惑人之手段。亦高人一等。本編將個中隱秘。洩漏無遺。可爲花界之照妖鏡。

◀ 版出局書外中 ▶

路馬四海上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

海上

版出局書外中

限制兒產 法妊避驗實

元一定價 冊一裝精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處售代總 ▶

路馬四海上

司公書圖陸大

◀ 處售分 ▶

坊書大各省各

購